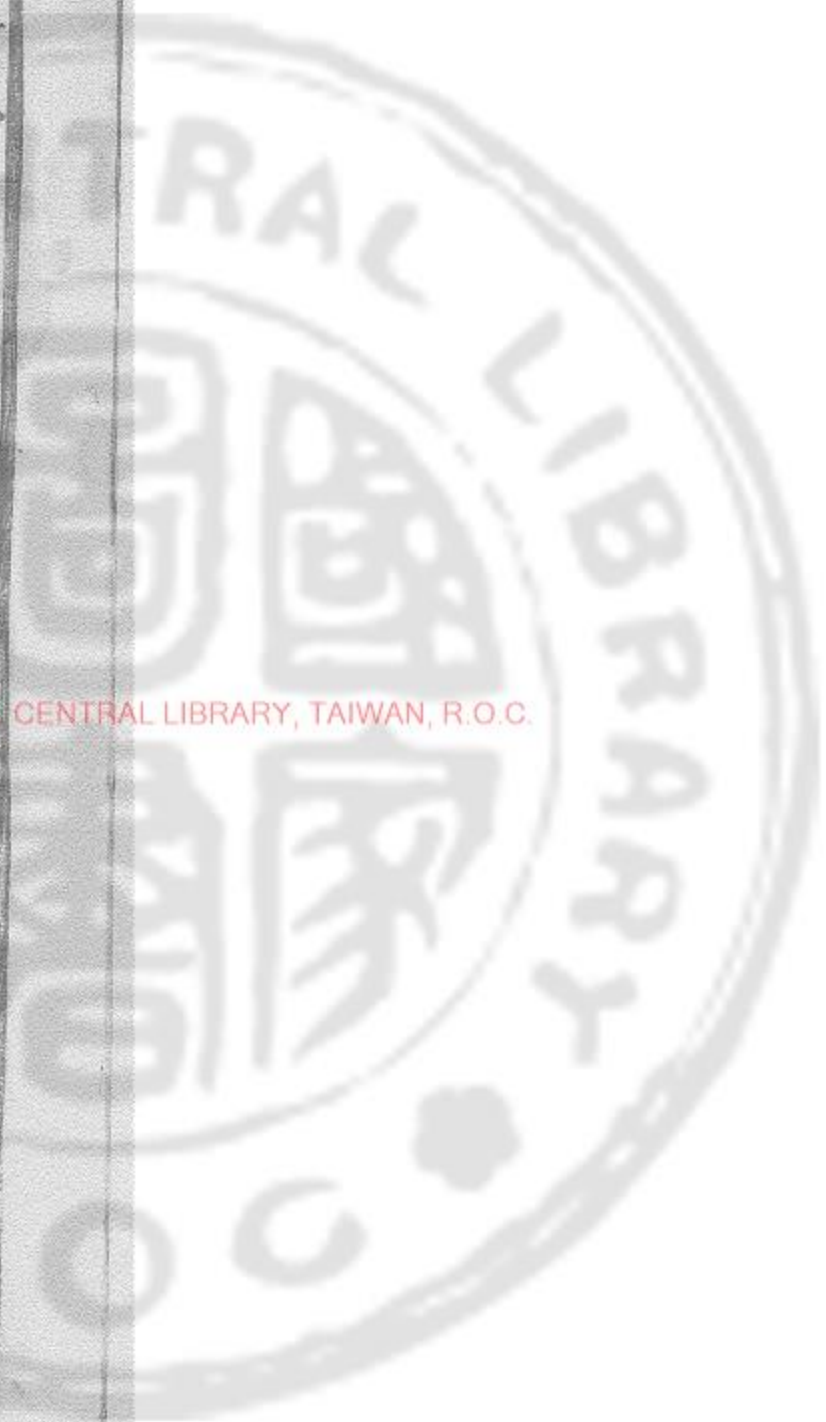


春秋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不悖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



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不能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

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
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
所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
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
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
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
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迺於斯時
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
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
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

補云

春秋胡氏傳序

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考公會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威公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
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
子干成王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
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
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墟參之分野謂之
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
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
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
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主王室賴之自鄂
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年

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
君為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
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
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今以大路續棧旃
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
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
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
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

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北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郟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釐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

其國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祀

妣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慕裔孫閔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

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威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

勾踐所滅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

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為俘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之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與

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

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之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威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大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

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
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
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
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
破滅

書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城
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
世而茲平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
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處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
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鄆入于齊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
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
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
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威公革之二十九
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并

興交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齊小白霸邾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大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

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蔽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于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
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
魯與諸侯盟會

諸國興廢說畢

春秋胡氏傳卷之一

附林堯叟音

魯隱公上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

周

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

鄭

弟也傳世武桓公莊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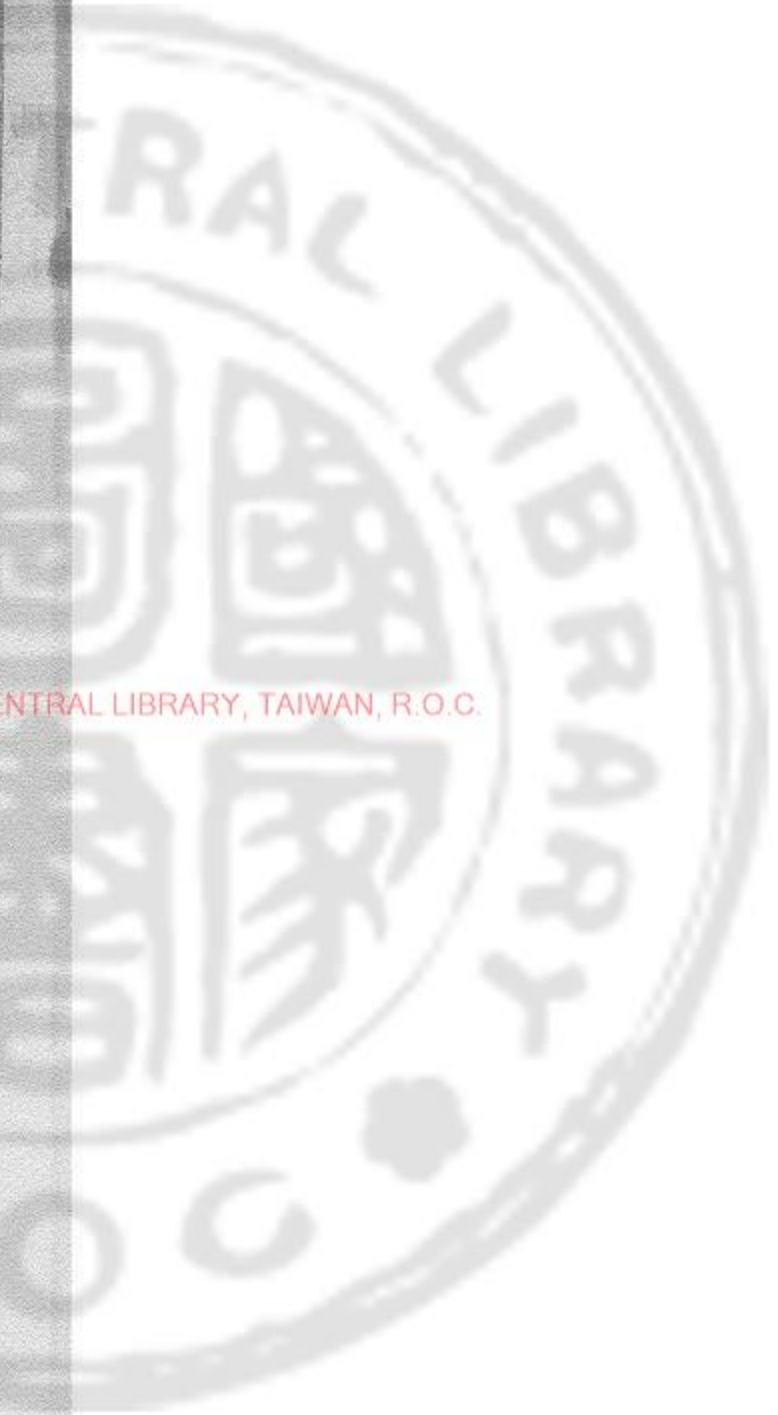
齊

命專在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

宋

子般祀公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八春秋魯隱公三

公與夷立



晉

昭侯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

翼以翼曲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八春秋隱

曲沃

正建寅之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

惡公上

曹

姬姓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

陳

妣姓侯爵至魯隱公八年春秋

杞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二十七年書杞

薛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薛公三十

莒

姬姓子爵至魯文

邾

姬姓子爵至魯文

月亭

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
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
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
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
非曾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
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
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
族舊章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
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
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斃人望絕

隱公上

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
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
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
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
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未已
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
入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入

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向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無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于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

隱公上

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

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邾儀父附庸之君未王命也此私盟之

始父音甫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

隱公上

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默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夏五月鄭伯華克段于鄆鄆鄭地音偃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

月尊一

六

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
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
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
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
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
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
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
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
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
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

隱公上

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平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王

交諸侯之始啗音煩媚芳厚反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

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
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
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
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
是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
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
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郡國之間則專掌
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
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舉而書名以見
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

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其葬也王使召伯
來會葬下賜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
字而不名也於前賜仲子則名家宰於後葬成
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

穆盟于宿

魯宋宿三國共為
盟三盟之端見矣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
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
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
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

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私交之始祭齊去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

隱公上

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魯大夫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

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
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
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
疆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
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
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
婁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
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息穀之有厚薄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潛魯地戎之近於魯者也此
外交之始也是故會戎于潛

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
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申庚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
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
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
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
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
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
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
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
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窻
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

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此入國之始也

無駭帥

師入極

極附庸國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

隱公上一

邑暹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魯地此盟戎之始也

按曹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秋則秋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執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

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月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裂繻音列繻音須

冬十月伯姬

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

隱公上

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各宰啗歸賄以譏亂法書裂繻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密莒邑子伯裂繻字莒魯有

莒結好以和解之此

外特相盟之始也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崩葬成風王不書大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為太子故成其母

喪稱夫人以避于諸侯

隱公上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立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

莊伐衛桓諸侯專在伐之始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
縲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
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
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
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
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
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
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
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昭公十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筭者
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
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
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
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
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凡經所書者或妾婦棄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
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
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

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桓王立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之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吊送之

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云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吊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文所刺
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
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鑑
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
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
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
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
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
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來求之
賻音附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
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
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
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
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
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
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
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卒
殤公立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
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
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
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吊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
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
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吊事戒令與其幣器
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
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
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
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

隱公上

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
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
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
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
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
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
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

鄭伯

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此特相盟

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戰以志諸侯之散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為之也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遠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

隱公上

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

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
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
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
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
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
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
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徃弱其君而不
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
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
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隱公上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胡氏傳卷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5.1

胡傳一

十九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隱公中

成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此伐國取邑之始杞

起音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

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稱臣弒君臣之罪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

隱公也

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不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不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

殤

遇于清

清衛邑此書相遇之始

遇者草次之期古者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

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立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

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一刃天下始多故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

修怨勿論可也兩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弒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鞏帥師

此大夫專將之始鞏音暉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不許其辭而不許義也鞏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鞏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

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

殤

陳侯

桓

蔡人

宣

衛人

州

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鞏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拜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義惡焉四國合黨鞏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拜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

碣石

殺州吁于濮

陳地濮音卜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
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
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
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碣謀之而使右宰醜蒞也
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
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
之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
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
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

隱公十一

其位故父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
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
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桓公弟宣公立晉先出在邢衛人迎而立之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
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
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
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
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
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正也

亥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隱公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不削者弒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

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
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郕小國
郕音成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
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
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
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
郕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
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
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隱公出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
母也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
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適子聖人以為諸侯
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
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
賙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賙因其考宮而正名之
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
之實辯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
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
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

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比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

德公中

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

邾人

儀父

鄭人

莊

伐宋

務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敵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音冥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騰食節曰賊食根曰蠹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騰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魯大夫也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

非公家所及
彊苦侯反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

隱公中

不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

殤伐鄭莊

圍長葛

長葛鄭邑此書圍之始也

圍者綴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

人之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和而不盟曰平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

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際也是以來納成耳

隱公出

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

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此齊魯交好之始秋七

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隱公中

久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

春秋卷二

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
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
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
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
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
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
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
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

隱公中

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
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
宗國而歸于鄆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
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急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
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
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
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
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隣境也宿同盟也計

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徃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中丘魯邑此書城之始也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與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

隱公中

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

僖

使其弟年來聘

此齊聘之始也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

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
 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
 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
 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
 衛絜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
 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黨之私篤友恭之義
 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
 意也

德公中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也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

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去邾魯與義之則元年盟

于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

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

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

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

知淪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

我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

楚丘衛地此戎患之始也凡伯家歸父皆大雅之舊人凡本作仇音九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
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立者罪衛不救王臣之
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
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侯人為導司徒具徒司
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
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我得伐之以歸
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苑丘錄於國風
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立以
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隱公中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

隱公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
232

隱公十

桓公上中

春秋

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三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隱公下

丙寅

八年春宋公

殤

衛侯

宣

遇于垂

垂

垂衛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

也參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

鄭大夫祊鄭祀泰山之邑宛音苑祊音

崩庚寅我入祊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



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隱公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局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不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

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瓦屋

周地也此參盟之始也

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誑盟盟誑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

隱公

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弔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

紀邑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也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

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
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
踰非謙德矣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敵故不書日卒而後書謹按不書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

隱公下

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春天王

桓

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也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

卯丁

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愬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

隱公下

三歸服者一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兩雪之雨于付反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

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
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
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
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魯大夫未賜
矣者挾音叶

夏城郎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
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
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
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

隱公下

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
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
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
具糗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
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
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

僖于防

魯地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彘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
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
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

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
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
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
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
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
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
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戊辰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僖鄭伯莊于中丘夏翬

帥師會齊人僖鄭人莊伐宋殤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

隱公下

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
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
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
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
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齊鄭後期故公獨敗

辛未取郕音辛已取防郕防宋二邑鄭人之歸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

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

重焉者若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郕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郕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殤衛人宣入鄭莊宋人殤蔡人宣衛人宣

代戴戴小國鄭伯伐取之

稱伐稱取無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無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眾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

公下

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鬪起乘其弊一舉而無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僖鄭人莊入郕小國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

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邾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見之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
 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
 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
 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
 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
 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
 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
 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

隱公下

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
 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
 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
 鄭伯莊入許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
 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
 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
 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郤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無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下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樂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

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
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
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
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
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
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
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
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

隱公下

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
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
而盟誓不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
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
偏也來賈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
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紊也祭伯朝魯直
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
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
息禮之哀榮不可愬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
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

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
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
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
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
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
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
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
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
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

隱公下

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
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
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
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何
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
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
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
而變禮樂章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
此國政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

古
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
之義矣盟于蔑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
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
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蔑之盟
其刑牲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
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
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彞泯亂若宋殤
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
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
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隱公下

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截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息掩義也
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息也息義
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
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者也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
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
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
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咥之不言如其不用何
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

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
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
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
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
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
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
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
嘗請命正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
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
故尹氏來討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

隱公下

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
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
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
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
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
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
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
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
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
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

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
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
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
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
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
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
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
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
信夫

春秋胡氏傳卷之三

聖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四

附林堯叟音

魯桓公上

自公名執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兄
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

桓曰

周桓王九年魯桓公十五年

鄭莊公三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

齊僖公二十一年魯桓公十四年齊殺慶鄭祭仲立子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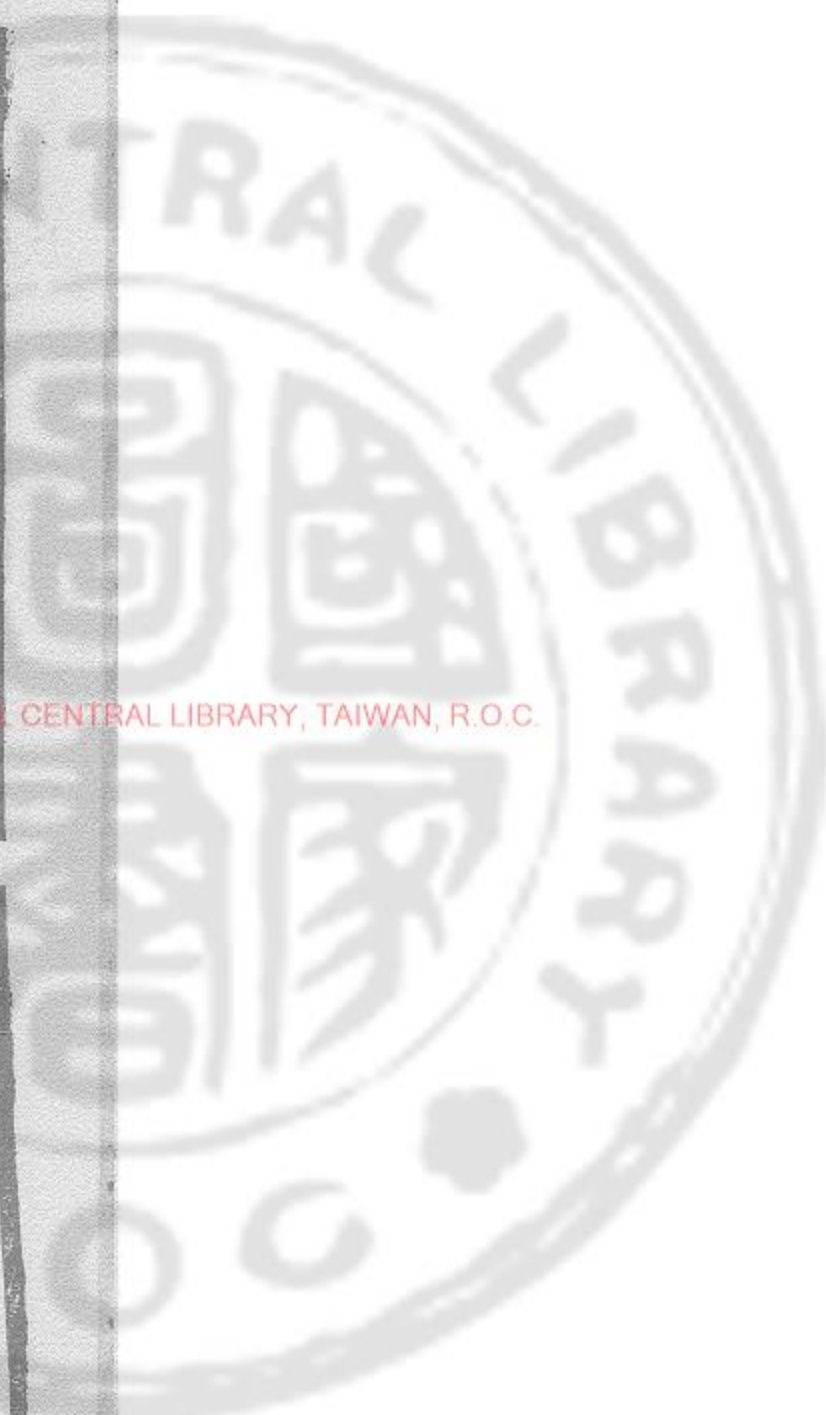
宋殤公九年魯桓公二年

晉翼哀公十年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陞庭陞庭與

其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

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

胡傳四



晉○曲沃
武公五年

衛
宣公八年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
立桓公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桓公十七年

曹
桓公四十六年魯桓公十
年曹桓公卒莊公姑射立

滕
公元年
詳見隱

陳
桓公三十四年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
太子免而自立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

杞
武公詳見
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
公元年

莒
詳見隱
公元年

桓公上

邾
儀父詳見
隱公元年

許
公詳見
隱公元年魯桓
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
公元年

楚
武王三十年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
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終自立為

秦
詳見隱
公元年
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四年傳注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
詳見隱
公元年

元年

庚午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

朔專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義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亦唯桓文書錫命請命之命王室感調諸侯之意不復講也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也

桓公上

之也義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

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毋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毋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

桓公上

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三月公會鄭伯莊于垂垂即大鄭伯以璧假許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

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譬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莊盟于越越近垂地結妨成也故稱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

桓公上

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慙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洛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

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
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
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䟽鑿決排以至於
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
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
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未辛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殤公弒
莊公立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

桓公上

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
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不以王法
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
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
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
之誤矣

及其大夫孔父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
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
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

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
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
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
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
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
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
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
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其君而憚孔
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
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

桓公上

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
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
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
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
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
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
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
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

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慙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曰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

桓公上

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

僖

陳侯

桓鄭伯

莊

于稷

宋

以成

宋亂

成平也弒君之禍接迹天下蓋於是始

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弒父者

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瀦焉蓋君喻月
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弗慙也而桓
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
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
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
氏猶為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
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

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
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
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
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
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
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
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
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
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
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郕郕音告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大音

恭○大廟魯周公廟宋以郕鼎賂公始欲平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比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桓公上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此懼楚之始也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

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博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八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會之始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

桓公上

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三年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

申壬

月事曰

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會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桓公上

公會齊侯于嬴嬴音盈地夏齊侯衛侯宣胥命于

蒲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間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

桓公上

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緌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言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

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
敵笥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
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
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
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兩者豈無
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
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
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

桓公上

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
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
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
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
舊文能立興王之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
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
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
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
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
日狩

酉癸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
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氏伯糾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

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
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
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
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浚王使
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
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
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賈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
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無稱爵何也如
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
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

桓公上

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
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
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無稱爵見春秋
責相之意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四

古作四

桓公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五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桓公中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桓鮑卒陳佗絳太夏子陳而自

齊侯僖鄭伯莊如紀外相朝日如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諉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



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
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
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
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
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
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
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

桓公中

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
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
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
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
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
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
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
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

伐鄭

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與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

桓公中

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書大雩之治也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

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
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
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
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
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螽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以朝出也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
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
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

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
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
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也寔音植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
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
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
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
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

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魯邑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書

閱之始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眾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

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五父○魯莊公二十二年傳陳厲公

立躍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

桓公中

殺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逼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也

嫡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無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

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
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
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
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
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
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
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
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按左氏會于邲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

桓公中

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
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
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
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
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
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
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魯地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
諸侯不掩群夫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

子丙

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
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魯在秦山之下方谷

君之好不相及也有朝桓公者必若谷鄧而後貶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
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
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
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
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
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

桓公也

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
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地
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
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
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
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
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
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
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
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

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
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
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
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
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
能用刑也陳桓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
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
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士年穀伯鄧
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

桓公

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
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丁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
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
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公
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
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
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
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

而丞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
再丞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九伯皆大雅之舊人也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
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
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
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
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
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
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贈仲子會

桓公中

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
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
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
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丞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
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
春正月己卯丞夏五月丁丑丞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大夫也冬十月雨雪兩去聲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祭公來不稱王使王未有成命也遂專也是故書遂始於此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

桓公中

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姜紀國姓季姜周桓王后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摻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桓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

亦又音夜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

桓公中

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紀十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

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
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
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
不緣篡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
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公卒于莊
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

宣

于桃丘弗遇

桃丘
衛地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
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
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

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

衛侯

宣

鄭伯

莊

來戰于

郎

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
用周班惡三國之討有辭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
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
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
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
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
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
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

古作五
三
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
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
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
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胡氏傳卷之五

桓公下

莊公上中

春秋

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十一

春秋胡氏傳卷之六

附林堯叟音
括例始下

桓公下

庚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

僖衛人

宣鄭人

盟于惡

曹惡曹地闕此戰即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略
自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毋家衛亦拉子突而
於惡曹故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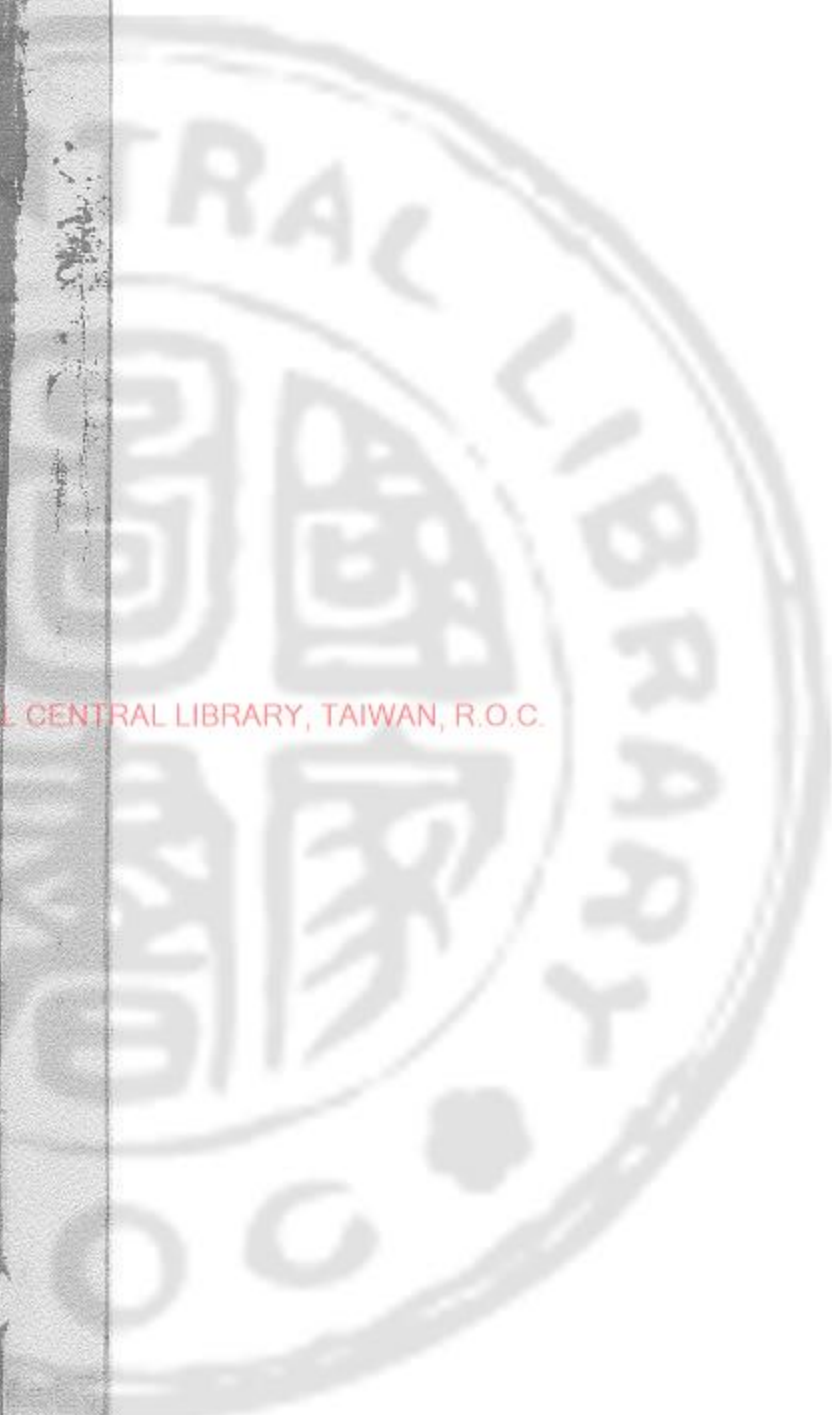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

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

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

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

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壘突之際其禍慙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手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鑑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莊執鄭祭仲此書執之始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

桓公下

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羨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

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
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
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
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
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
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
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
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

桓公下

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
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
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
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
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
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以突為篡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
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羨非羨
然也韓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

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

桓公下

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莊陳侯厲蔡侯桓盟于折折地 關 柔魯公會宋公于夫鍾此大

夫會盟諸侯之始故與之至公公會宋公于夫鍾子結不貶矣折如字又音舌公會宋公于夫鍾音扶 魯地 關 暫反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巳辛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子

盟于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

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公會宋公

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于龜宋地丙戌

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

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

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

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

桓公下

壬午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

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

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

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



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
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
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
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誥
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
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
爭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
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
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
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

桓公下

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
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
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
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
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
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厲于曹無冰

未癸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玉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

但公下

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築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

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茲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傳公卒襄公立宋人葬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厲而用謂侯之

師於是始此伯者之所由興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

申甲

用其師以行已憲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冢父來求車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

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至莊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

齊僖公五月鄭伯突

厲

出奔蔡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
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
之也浚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
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
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
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
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
事理矣

鄭世子忽

昭

復歸于鄭

忽即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為篡

桓公下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
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
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
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
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

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
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
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
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

于許八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襄于艾齊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三人皆附庸之

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

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厲突入于櫟櫟鄭別都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

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在公所親戒

也今又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

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義而

桓公下

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

孫曰古者家不藏曰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

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名曰既入

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

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

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

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于袤伐鄭忽

袤宋地○元有會禮而後伐鄭袤昌氏反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

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

莊蔡侯衛侯惠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

莊蔡侯桓伐鄭忽

桓公下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醜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

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書至自伐之始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

地齊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趨魯地趨夏五月丙午及齊襄師戰于奚魯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艾

桓公六年

陵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秋八月蔡季蔡

弟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

春秋卷六

三

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桓公

桓公

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莊衛人黔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甲乙

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不存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是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忽而立昭公弟子儀年齊殺子慶鄭祭仲立昭公弟子儀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

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

襄

于濼

濼鹿

音

公與夫人

姜氏

遂如齊

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又相隨至齊故曰遂

桓公下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不言戕諱之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

齊告廟也

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唯可與權

桓公下

者其知之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六

春秋胡氏傳卷之七

附林堯叟音

魯莊公上

姜公名同桓公之子莊文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年僖王二年莊王崩孫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二十一年厲公卒子儀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齊襄公弒莊仲為政

宋

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十二年侯緡之十七年魯莊公之

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魯莊公

子獻公侂諸立

衛

惠公七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

胡傳七



蔡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

曹夷立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公詳見隱元年

陳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

杞詳見隱公元年

薛魯莊公三十年伯卒

邾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

許許叔八許五年即信

小邾魯莊公五年邾子來

楚武王十四年文王卒子堵敖熊惲立莊二十二年

莊公上

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

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成立十

秦公詳見隱元年

吳公詳見隱元年

越公詳見隱元年

子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

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

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

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

月尊二

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
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
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言孫讓而

去孫音孫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
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
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
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
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

莊公七

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
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
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
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
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
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
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
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
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
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天子之卿采地諸侯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玉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不敵也

單音善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君躬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之道矣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

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
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
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于宣王使榮叔來

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追賜桓公命若昭七年王

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
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
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
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

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
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
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
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
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
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邢鄆郟此遷邑之始齊欲滅紀故遷其

吾部

邢鄆部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

莊公上

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拜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為音委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

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齊地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

莊公上

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死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子閔公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寅庚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
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
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
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
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季紀侯弟鄒紀邑○齊欲滅
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
紀不廢社稷有奉故
書字貴之也鄒音勢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

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
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
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
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
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
者天下無道強眾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
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
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此
書吹之始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
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
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
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
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
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
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
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
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文姜享齊侯慶于祝丘祝丘

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
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
見又去其國而享齊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遇于垂自
以上非邦交之舊矣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處奔蔡忽
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於櫟十七年高渠彌弑
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
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

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下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

莊公上

辭

凡大閔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士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

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
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
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
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襄葬紀伯姬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
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
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

上庄公上

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
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
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襄狩于樵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
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
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
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
莊公於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
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

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原主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文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滂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

莊公上

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邾黎來朝附庸國也黎來名後為小邾子

邾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書名邾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哀伐衛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

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
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
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已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莊子突救衛書救始此自救
命蓋不行於天下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迨從大夫
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
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
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籍諸侯之力抗王命以
八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

莊公上

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
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
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
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
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况其
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
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惠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籍諸侯之力

月傳七

十三

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
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
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
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
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
情見矣

螟冬齊人

襄

來歸衛俘

俘者二傳以為實按商書稱遂伐三股俘厥寶
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

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
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
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
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矢志迷惑之
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
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
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
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

數

會齊侯

襄于防

魯夏四月

辛

甲

卯夜恒星不見

現音

夜中星隕如雨

中如聲字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眾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今之五月也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

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榘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

宣蔡人哀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

紀

于雍榆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
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
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
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
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侯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將治兵於廟以圍郕

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
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
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三國同討而齊獨納郕降戶江反

莊公上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
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
之惡著矣

秋師還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
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
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
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
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以役侯陳蔡而陳蔡不
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

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

莊公上

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弑其君諸兒諸兒襄公名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莠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圍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

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
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
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
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待人費石之紛如乃得
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
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
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
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
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莊公上

春秋胡氏傳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公
民

古今十

一
八
八

春秋胡氏傳卷之八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莊公中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訖

訖魯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

一人故不稱名訖音器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



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
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
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
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
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
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
八從國逆之文本無位齊桓公入國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

莊公中

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
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
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
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
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
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
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
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
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召忽死於
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齊地乾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
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乘傳而歸則敗績
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
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
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
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
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

注公中一

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
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時為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

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
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
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
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
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
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

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後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洙水名浚音殊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魯地勺音灼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許戰曰敗敗之

莊公中

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

閔

遷宿

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此遷國之始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

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閔次于郎其言次何以桓公圖伯而未集是故

書次郎以見齊伯之難書次于郎以見復伯之難公敗宋師

于乘丘魯地乘去聲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

莊公中

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隣之忿此小人之道也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地蔡以蔡侯獻舞歸此書荆

荆猾夏之始亦荆專執諸侯之始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具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侯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祥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

月傳八

丘

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小國此滅國之始譚子奔莒此管仲攻瑕之術也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

注公中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戊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魯地鄆音茲 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吊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吊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

莊公中

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

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巳亥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音携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

莊公中

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孫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閔公捷弒桓公御說立

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

明傳

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是取乎食焉不
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是為求利
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
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
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
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
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
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
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

莊公中

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
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
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不削
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
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
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子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
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
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

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三年春周莊王十三年崩子僖王經比皆不書崩葬齊侯桓宋

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會于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

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公之伯皆在是年此王伯興衰之機也杏戶猛反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

莊公中

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眾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桓滅遂遂國舜之後

胡傳

十一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盟所以為禮義之國也柯音哥

齊邑曹沫劫盟魯之從獨後他國而復劫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邲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

丑辛

怨耶

十有四年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莊伐宋桓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周大夫○於是諸侯初用王師單音善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章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

莊公中

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滿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楚文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于鄆

宋衛地衣裳之會二○齊桓公倚伯業齊平

諸侯○此諸侯會王臣之始○是年鄭殺子儀鄭厲公復國會鄆即鄭厲公也鄆音真旃既四音

十有五年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

胡傳

十一

厲會于鄆衣裳之會三夏夫人姜氏如齊姜夫人文

秋宋人桓齊桓公始伯夏夫人鄭即小邾宋主兵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

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

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

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

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

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

左公中

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

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

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

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

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

鄭宋主兵齊楚秋荆伐鄭荆患自蔡冬十有二月

卯癸

湖傳八

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宋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

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

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

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

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

信易食谷子貢之間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

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

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

莊公中

果以桓為讎而諱與朋友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即邾儀父卒邾子瑣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

詹為執政盖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

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

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音尖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

辰甲

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
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
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
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
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
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
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
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

莊公中

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
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
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
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音眉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
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
矣

十有八年

周僖王十七年崩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濟水之西

世乙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

音或本又作域廣韻並音域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

莊公中

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宣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宣宋公

桓盟

媵音孕又音乘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

午丙

事者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三
公中

夫人姜氏如營非父母國冬齊人桓宋人桓陳人

宣伐我西部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郟之盟又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也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甲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

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

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

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

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八

莊公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壯公下

關公上

唐公上

春秋

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九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莊公下

未丁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

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齊始治戎

申戊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厲鄭

公率子文公捷立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

莊公

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

文

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音省

酉巳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勿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

莊公下

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

宣

殺其公子御寇

宣公太子也

陳人惡其

以國討公子

御音禦

御音禦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

莊公下

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結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惟秋七月丙申

及齊高傒盟于防齊桓公與魯之微者盟蓋冬

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

無傳失禮明故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

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

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

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

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二十有三年二十二年楚熊惲弑其兄堵敖春公

戊庚

胡傳九

四

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例
界反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
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
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
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
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
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
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

莊公下

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
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
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
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
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
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
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

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此僭朝於方岳之禮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愛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

莊公下

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音盈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卒子億

公夷立射音石又音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

桓盟于扈

音戶鄭地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

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亥丁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莊公下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楹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

莊公下

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毋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未歸于曹未曹僖公也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

莊公下

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子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

宣

使女叔來聘

諸侯始交聘也前乎此非

卒

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齊桓公爲之也女音汝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

惠公卒子懿公赤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

莊公下

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

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也冬公子友如陳報

叔之聘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

莊公下

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無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

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桓齊人桓伐徐宋序齊主兵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

莊公下

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音陶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

于幽

衣裳之會五〇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莊公下

秋公子友如陳

宣

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

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
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
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
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
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泚矣冬又歸魯故
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
際嚴矣

莊公下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
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
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地將討衛也

卯乙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桓伐衛懿衛人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
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

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
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
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
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
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
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
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
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
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
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莊公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立

文公 蘧

秋荊楚伐鄭文公

會齊人

桓宋人

桓

救鄭

文○諸侯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

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

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

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

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魯下邑 郿音眉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其室

則書築圉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

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克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

莊公下

民之本不敷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臧孫辰仲文告糴于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音况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

白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文侵許日無鍾鼓秋有蜚扶味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

莊公下

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齊將降鄆故設

郎敗師之此但書也秋七月齊人桓降鄆紀附庸國也小國孤

危不能自固蓋齊遠以兵威脅使降附

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

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鄆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

莊公下

桓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蓋魯地也濟上聲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與大眾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

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輒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

莊公下

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末同盟築臺于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遣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魯地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齊管仲私邑夏宋公桓齊侯遇

紀

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
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
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
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思義俱立變而
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
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
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

莊公下

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
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
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
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 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
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般音

班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
人犂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犂賊般成
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
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

於易基乾坤詩始闕睢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

莊公下

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徃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春秋胡氏傳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

附林堯叟音括例始末

閔公 名開 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周惠王十一年

鄭文公十年

齊桓公二十五年

宋桓公二年

晉獻公十六年

衛懿公八年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

蔡穆公十年

曹昭公元年



滕詳見隱元年

陳桓公三年

杞詳見隱公元年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詳見隱元年

邾文公五年

許穆公三年

小邾見莊公

楚成王十一年

秦詳見隱元年

閔公上

庚申

吳詳見隱元年

越詳見隱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
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
倫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
乎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
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
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
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閔公上

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
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
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在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公子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
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
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
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

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
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
不書奔欲旗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
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
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
此可以蓄納污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
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
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
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

國公上

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
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
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
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
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
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
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

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酉辛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小國蓋齊人迫而遷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此言吉禘以不見閔公喪制未闕而

禘天子之禮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皆合祭也禘

閔公上

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

明傳十

五

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齋
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
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刑詩在諸國則變風皆
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
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
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

則公上

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
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
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
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
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
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
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
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

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犂卜齧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毋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懣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

明公上

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是為孟氏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諒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

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
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
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
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
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
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
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
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
姦七百里之候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
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

閔公上

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
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
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
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
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難信公新
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

之故不
書名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
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
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

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
無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
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
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
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
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
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
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

上

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
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
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
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
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
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
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
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止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

閔公上

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

閔公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圍立僖二十四年使先軫將中軍敗

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

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卒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

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

衛文公二十八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

于踐土僖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

蔡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曹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二

滕十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執曹伯界宋人其年曹伯歸曹

陳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

杞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

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

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

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

書隱四年代杞桓公三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

五年伯姬歸杞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

莒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

邾文公

許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

小邾魯莊公五年書鄭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

無未命諸侯矣

楚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

服楚召陵僖三十二年楚敗宋丁泓皆子文

僖公上一

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于王
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
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
遂成秦晉七十
二年兵爭之始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戊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
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
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
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

僖公上

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
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
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
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
於天者也有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
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
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
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

月傳十一

三

楚次于陘羨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城

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表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

生禮公上

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在

不書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明傳上

四

楚人成伐鄭文。經書楚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至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来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鄭伯文曹伯邾人文于

檉宋地衣裳之九月公敗邾師文于偃地

檉音頰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魯地音高獲莒

挈女居反又音挈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

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上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介義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介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儋司凡筮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

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姜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厭滅下陽

虢邑晉始見經

僖公上

落珠

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社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是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

子甲

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舒楚之同類詩所謂荆舒者也徐附齊故為齊取楚之與國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僖公上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

數之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

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音利又楚人成伐鄭音類文音類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

鄭伯文許男信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侵蔡遂

見齊霸侵陳遂次于陘楚地。楚強齊欲殺之

伐宋以見楚霸次于陘德故不速進面次于陘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

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

信公上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

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

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

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以伐歟

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

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

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

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

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

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丑

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夏許男新臣卒即許叔也穆公卒僖公業立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禘歲一禘之出疆必載禘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

僖公上

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禘音

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戰服也盟于召陵潁川縣召音邵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

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轅音袁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

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帥師會齊人宋人桓衛人文鄭人文

許人僖曹人昭侵陳宣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

僖公上

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博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
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
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
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
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
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
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魯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憲公上

丙寅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
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
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
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
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
寵妾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
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
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
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

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左右未能行朝禮

故繫於母而

夏公孫茲如牟

年小

公及齊侯宋公

桓陳侯

宣衛侯

文鄭伯

詐男

僖曹伯

昭會王世

子于首止

衛地衣裳之會七○殊會世子不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

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

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

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

僖公上

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

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

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

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

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

上下辯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

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

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

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義惡焉首止之盟義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義之大者也

鄭伯文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立之

僖公上

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

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楚人好滅弦弦子奔黃夷狄始滅中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

僖公上

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卯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

曹伯昭伐鄭圍新城鄭新密也秋楚人成圍許僖夷狄

治圍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辰戌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小邾始書于○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侯自晉處鄭殺其大夫申父為陽處父而天下無未命大夫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僖公上

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小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衣裳之會八曹伯班卒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公子友如齊冬

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衛侯文許

巳巳

男信曹伯共陳世子款宣盟于洮曹地兵車之會

侯盟不讓者鄭伯文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

信公上

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入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戲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致哀

于廟也向日夫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國之辭也今日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絕於宗廟之辭也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

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

禮記

庚午

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子襄王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桓公卒子襄公立御音語

說音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

伯文許男曹伯于葵立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

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天子之事三於逃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師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

信公上

必有大義惡焉葵丘之盟義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義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異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倭諸卒

獻公卒子奚齊立倭音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是年

晉里克殺其君卓

晉惠公夷吾立

殺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

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

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

非好惡廢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

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

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

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

信公上

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

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

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

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

夫人之為人彘者

未辛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魯始屈於大國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

子奔衛

溫王畿也蓋申國狄滅而居其地

晉里克殺其君卓

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殺其君卓何也

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
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
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
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
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
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
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
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
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
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

晉公上

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
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
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從君於
自故稱名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
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
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
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
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

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
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虢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親為三怨

之主裁二君故稱各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
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
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
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

僖公上

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
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
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妾齊者既有先君
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
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
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兩如去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

申王

告從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
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
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
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
國者無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
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之志荒矣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
穀之會為大雪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倣其

僖公上

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
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
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
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
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
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
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
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

取也被兵城守夏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授師不出則失救惠分災獲善救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兩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一

僖公中下

文公上

春秋

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十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二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僖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從會盟徒以亡其國耳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

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

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詳之類是也

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

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

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

頁癸



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文

齊桓公為陽谷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

漢公中

戊甲

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衛地兵車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

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不序諸侯散辭也

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

亥乙

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
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
書城邢者羨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
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
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
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
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
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尚春秋責之尤重曰城
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
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羨春秋之法明

澹公中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
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
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魯西不為管仲深
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為鄆

子夫人故遇防而使鄆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
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
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
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

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甚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

信公中

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俱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盱卒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楚至伐徐伯事可知

矣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

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地名兵車之會三遂次于匡

匡衛地公孫敖帥帥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

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
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
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
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
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
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八
月螽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之會不至至季姬歸于

信公中

鄆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
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
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
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
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
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襄伐曹共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病十有
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秦

始見經此晉秦兵端之始。是故晉秦兵交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

高八中

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駭而飛也石隕鷓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

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墮于宋而書曰墮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墮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

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沖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貼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

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
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
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
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
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
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
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諸侯宋
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
于淮臨淮郡左右

僖公中

寅戊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公猶在會
非公命也○此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
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
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
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郟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
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
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
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

卯巳

公取郭襄公取郭昭公取郕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僅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義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齊者諱之猶以會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公卒齊亂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襄及齊師戰于贏齊地言彥齊師敗績狄救齊子之徒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

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
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
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
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
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
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
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
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信公中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
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
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
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
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
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
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
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

庚辰

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

襄執滕子嬰齊

宋襄公圖伯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

春秋

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

襄曹人

共邾人

盟于曹南

曹雖與盟而猶

不肯服故不以曹南

鄆子

會盟于邾

邾不及曹南之盟已

國也而曰曹南

執鄆子用之

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重故直書

用之言若用畜牲見其慘酷也

秋宋人圍曹

諸夏圍國始此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

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
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
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昔父宰問政子
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
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
不得遽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
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
于齊孝○楚始與夏盟書法
如盟幽翟泉謹始也

信八中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
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
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
則浚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
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
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
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侵強
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
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浚中國
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

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
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
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
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
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
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殺而不書其義安
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
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

僖公中

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考其
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惰滯而後
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工者禹也慄慄危懼
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
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
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
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
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

社五公中

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郕子來朝郕音姓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公鄭

人文入滑姓國秋齊人孝狄人盟于邢冬楚人成

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襄齊人孝楚人成盟

于鹿上齊地宋為盟夏大旱秋宋公襄楚子成陳

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孟宋地

書子宋楚初爭執宋公襄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

國之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

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

僖公中

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列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

文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大夫始見經

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

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旋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郕鼎立萃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顯

信公中

與敵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未癸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文取須句辨春秋嚴義利之以取書之是故邾滅須句須句辨苟以為利一句取其君焉書取須句鉏莒著立公立而不撫郕書取郕而來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

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
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
非所以為禮也與取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襄襄衛侯文許男僖僖滕子宣伐鄭秋八月丁

未及邾人文戰于升陘地魯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
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
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
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僖公甲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成戰于泓水宋

師敗績宋伐鄭楚救之故戰敗宋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
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
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
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
殺無虜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
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
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
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

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
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
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庶乎夫計末遺本
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
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

孝伐宋

襄

圍緡

宋邑

音民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
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
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
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

信公中

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
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
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慙父卒

襄公卒子成
公王臣立

秋楚人王

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卒弟桓
公姑容立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
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
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
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廢貶不亂名實乎
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

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沿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

出居于鄭

襄王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顏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而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顏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

僖公中

處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王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

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

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晉文公定位而後告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

唐公中

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子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以納頓子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

唐公中

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文莒慶盟

于洮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魯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魯地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入衆則稱師前書齊

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護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

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皆書人君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惟邾莒書人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于楚以誌中國之

屈於夷狄也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

以夔子歸姓夔楚同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

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以是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齊公至自伐齊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

信公中

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古
傳
三

三
三
三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三

附林堯叟音註始末

僖公下

弑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

桓

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

昭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

帥師入杞

桓

冬楚人

成陳侯

穆

蔡侯

莊

鄭伯文許

男

僖

圍宋

成

稱人

嫌

子楚

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

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

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

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

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丑巳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成○晉文公始圖霸自此

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

信公下

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撲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國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內殺大夫比皆書刺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傳六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共執曹伯界宋人

界與也界宋怒楚使戰也

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界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

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

城濮地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

書公下

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感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子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楚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

傳公下

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

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
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
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
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
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
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
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外咎蓋端本議刑責
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鄭地

信公下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
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
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
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
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
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
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
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
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
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

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穆如會公朝于王所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
盟也書名而後朝春秋不
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

僖公下

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成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元
衛大夫咺
兄晚反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

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
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
无咎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
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
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
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
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
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
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

善公下

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
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
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穆公卒子秋杞伯姬來莊公女歸公子
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
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人穆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
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
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河陽即温晉地也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

簿公下

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

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介始見經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洛陽城內地

齊公下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正蒙曰凡陰氣疑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曠羅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電
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
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
此矣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問晉之

僖公下

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
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
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
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
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
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關
盡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

卯辛

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憐於志鎮鄒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

僖公下

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成鄭歸于衛

一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枝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息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比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

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晉人文秦人穆圍鄭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成鄭而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

僖公下

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皆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宋附國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魯始聘周遂如晉魯始聘晉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

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無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僖公下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卜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

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
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
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
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
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
于策或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
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
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

禮公下

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
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
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
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
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
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不從乃免牲

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卒以為常惟公

始作頌以夸其盛於是四十
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

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

信公下

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冬祀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求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祀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祀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立東郡濮陽顯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
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
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
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立
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
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
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卒穆公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衛公下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
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
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
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歆
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伯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粱其
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
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

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姬姓國滅而書入不能有其

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

敗秦于殺姜戎姜姓之戎戎子助支之先也書秦殺秦于殺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殺而終於十三國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殺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殺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

僖公下

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無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
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
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
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訾子秋公
婁反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
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怒報怨貪得恃強
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
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

僖公下

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
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
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
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襄敗狄于箕箕在大原
陽邑縣南冬十月公如齊十有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
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
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

有二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

僖公下

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

古者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

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旣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正吉大正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襄陳人共鄭人穆伐許僖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三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三

僖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四

附註林堯叟音括例始未

魯文公上

惠公名典傷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

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匡立

鄭

穆公二年

齊

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

宋

成公十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

晉

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

衛

成公九年趙盾為政

蔡

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年

曹

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



滕詳見隱公昭公元年魯文公

陳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十三年

杞詳見僖公元年

薛詳見隱公元年

莒魯文公十八年喜太子僕

邾文公四十年卒子定公纒且立

許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

小邾詳見隱公元年

楚成王十四年魯文公元年冬遇弒子穆王商

莊王立○楚

文公上

秦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

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

共公卒子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未乙

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
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
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
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

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喪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大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祗

文公上

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大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戈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

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

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襲伐衛成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

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

其君商臣弒成王而代立類是為穆王類立倫反

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

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文公上

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悚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醜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

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恥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顏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彼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幾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捨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賤而後著乎公孫敖如齊

輒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秦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

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朝而遂盟之於是始

文公上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取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

鄭地晉遠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自敵於是始是故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

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

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有事者時祭大事禘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

文公上

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後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專不務德專欲力

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
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
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
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
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
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
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

沈汝南小國民逃其上曰潰沈音審

卷之五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
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
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
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
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
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不卒惟王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
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
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

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濟河焚舟晉人不出秦於是始霸西戎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殺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

文公上

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兩螽于宋

兩去聲螽音終

冬公如晉十有二

月巳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於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

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女

文公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襄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入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入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般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

文公上

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成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適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妻媵則非敵

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賵舍去聲

珠玉曰舍車馬曰賵歸舍且賵者厚禮妾母也

文公上

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悖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舍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不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

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
附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
附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
始也

王使召伯

召音邵

來會葬

王之至是再見也且錫桓公見

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筮長成
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
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皆不稱天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
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為同則書重也
成風薨王使榮叔歸舍且賜既不稱天矣及使

天公上

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舍且賜施於妾
毋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
附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舍賜
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
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

都音若

秋楚人滅六小國冬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召錫我立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

秋季

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臯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

字庚

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射音亦又音夜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眾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

文公上

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大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

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物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傳公反

文公上

辟

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遂城郛郛魯邑因伐邾師以書取易也句音俱

夏四月宋公王巨卒成公卒昭公并白立宋人殺其大夫宋人

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

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秦地令音秦晉先蔑奔秦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

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

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

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

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
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
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
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
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
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地魯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

文公上

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
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
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
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寅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陽戎盟于暴鄭地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
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

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

文公上

同義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室慾之方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好，宋司城來奔。蕩意諸

諸皆昭公之黨

初，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

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四

文公上一

文公下

宣公上中下

春秋

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五

附林堯叟音
括例始末

文公下

卯癸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來求止此自是魯雖
例貢周無求矣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

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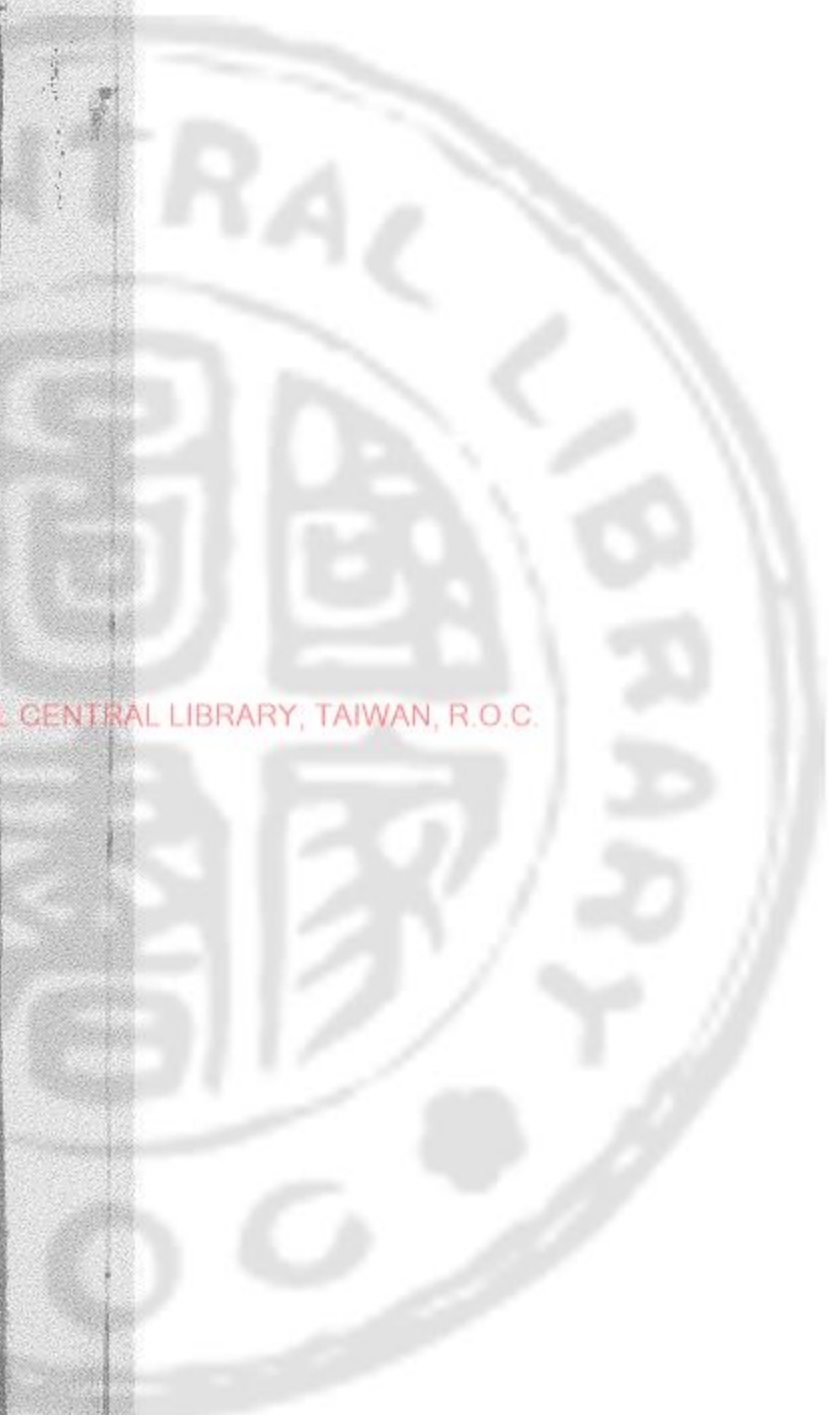
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

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

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

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



古傳十三
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

王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晉人殺其大夫先

都亂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象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三

文公下

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

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

文公下

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

襄公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

地震

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君臣始並見於經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

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
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
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
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
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
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
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祿 衣服曰祿 音遂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無祿也亦猶平
王來賙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

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
公成風之祿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
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
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
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
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
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文卒夏秦伐晉也楚

之敗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為之也
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

狄晉
甚矣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
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
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
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
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
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
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也子西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

卷之二十一

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
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
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地名
關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冬狄侵宋楚子蔡侯
與魯盟親諸侯也女音汝

次于厥貉地名
故書次于即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
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
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

月傳十五

五

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截禍心以憑夏貶之也
 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
 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
 獲公子莸而懼宋方有狄難盖有不得已者非
 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與人麋音
 君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宋地秋曹伯文來
 朝公子遂如宋昭狄侵齊昭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魯地音咸

文公下

巳乙

午丙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
 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
 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
 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此邾太子朱儒也邾伯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故邾太子朱儒魯謂之邾伯
晉太子州蒲魯謂之晉侯從而去之徒見其恃禮焉杞伯來朝復稱伯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
 圍巢巢吳楚小國秋滕子昭來朝秦伯康使術來聘秦
 臣始並見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康戰于河曲晉地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正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皆魯所爭者以其遠傷外國故帥師城之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子

文公下

靈公平邾子蘧蔭卒文公卒子定公纘且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文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地名狄侵衛十有二月

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鄭地

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諸夏之懼甚矣棗音吠又匪

申戊

十有四年

是年周頃王崩子匡王立春秋皆不書崩葬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

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卒子舍立六月公會宋

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昭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不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

文公下

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伐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

菑側其反

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糴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二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

文公下

義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弑舍自立是謂懿公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威商人之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
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
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
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
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
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

文公下

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
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

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單伯

周卿士單音善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
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
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
也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也

齊人

執子叔姬魯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

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

盟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文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

以教父教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媿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

蔡

入國書大夫於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

入書卻缺侵書趙穿由是九役書大夫

秋齊人

懿

侵我西鄙季孫行

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

也而况於諸侯乎况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與盟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

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文公下

戊庚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地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

盟于鄆丘

齊地鄆音西又婁

齊地鄆音西又婁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信公夫人也毀泉臺臺名毀壞也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莊秦人康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

文公下

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弑弟文公鮑立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

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音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自閔僖以下終於春

文公下

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弒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弒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

癸未公及齊侯

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

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卒

康公卒子共公立 瑩音鶯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瑩公弑兄

惠公元立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邴歆音觸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

文公下

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覩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

子至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
弑之漸所謂按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
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
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
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
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
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

文公下

著矣

冬十月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
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
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
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
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
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
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
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

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
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
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
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名無適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五

文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六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魯宣公上

毋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公名倭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年 匡王五年崩弟定王立

鄭 公 穆公二年宣公四年靈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公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 公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無野立

宋 元 文公元年

晉 靈公繼霸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卻缺為政宣九年成公

衛 卒 子景公會為政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年成公二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卻克為政

蔡 年 文侯四年卒子景侯固立

年 文侯四年卒子景侯固立



宣公上

曹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

陳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

杞桓公二年

薛公元年

莒元年

邾定公六年

許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年

小邾詳見傳

楚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

八年莊王敗晉于邲宣公十

丑癸

秦共公元年魯宣公十四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
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
而不嫌於同辭義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
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義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魯秉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

宣公上

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麇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宣公上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地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有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已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宣公上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

也

六月齊人惠取濟西田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晉為戎夷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王極

宣公上

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定來朝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遂

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

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於是楚始霸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宣公上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棊林伐

鄭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棊音匪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棊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媿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郟缺侵書趙穿而後凡殺書大夫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護己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子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

宣公上

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宣公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大夫主戰於是始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

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
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
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
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
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
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
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紕以棄師罪鄭以
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
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宣公上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
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
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
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
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憐於此哉其從之也
而看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
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
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

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闞叔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與師動象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宣公上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靈公弒成公黑臀立靈公不君

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

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
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
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
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
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
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
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
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
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
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

三公上

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
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
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

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

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

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

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

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

卯乙

月傳下

十一

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宣公上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為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赤狄始見經先儒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

宣公上

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

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邑東海承莒莒郟二國相怒故公與齊侯共平之

郟音淡向音餉

辰丙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
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
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
國平鄰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
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
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
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不允從莫能強之者也
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
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
反求諸已斯可矣

宣公上

秦伯緇卒

桓公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

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
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
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
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
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
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
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

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

宣公上

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蒍伐鄭襄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

子叔姬高固齊大夫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

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偏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宣公上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

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息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

宣公上

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

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

宣公上

其所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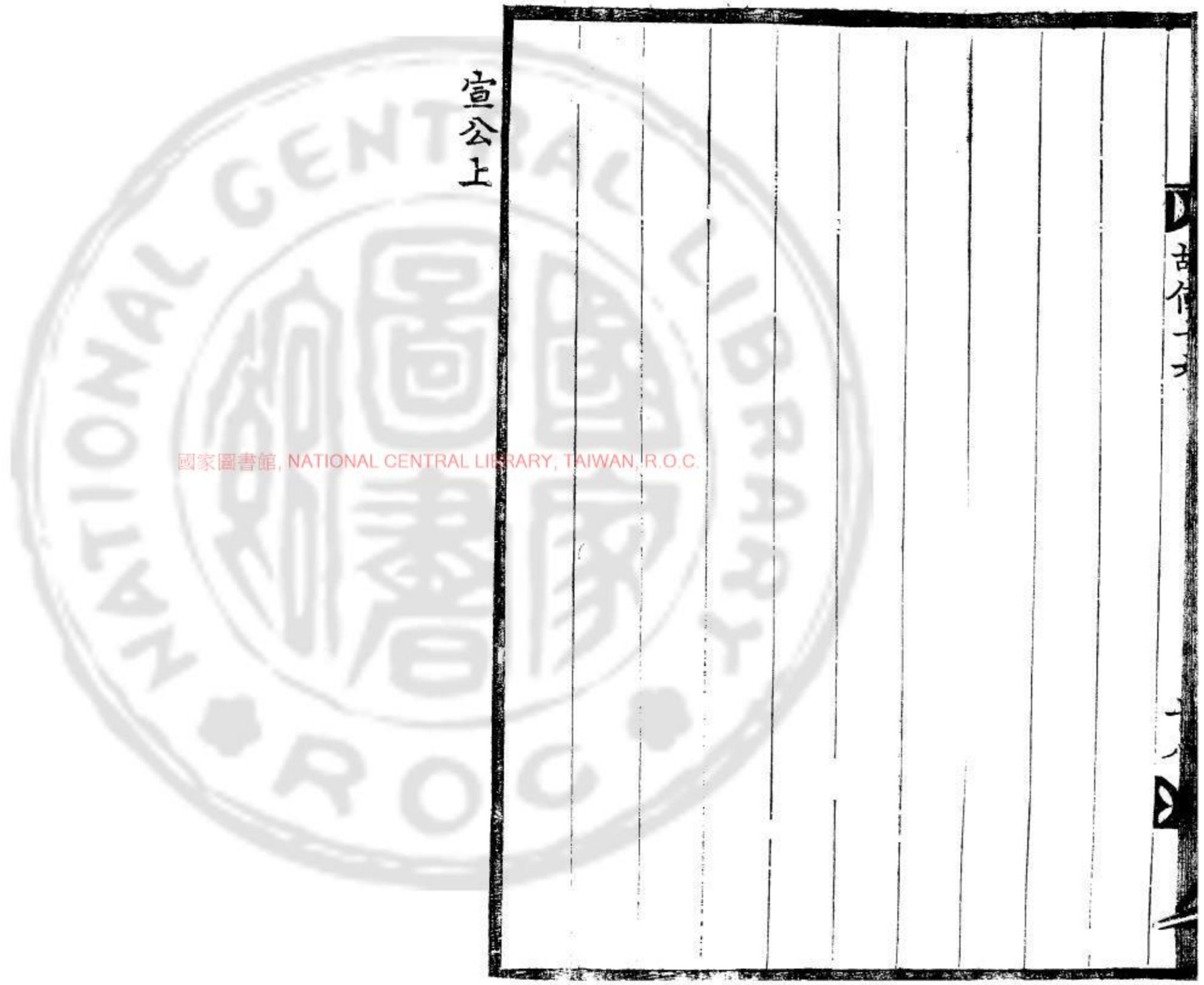
冬十月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六

古今一

一

宣公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七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宣公中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

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

宣公中

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

申庚

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吊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吊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齊地大音垂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

宣公中

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接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去起呂反籥羊略反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

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思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庶陛益尊而臣節勵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也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

宣公中

禘于太廟秦人歸櫜榮叔舍謂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
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
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

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彼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嬴姓也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

宣公中

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

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彜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霑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壙于墓以吊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

宣公中

霑服决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

今秦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酉辛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

宣公中

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東夷國也○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

夫大八月滕子卒

昭公卒文公立九月晉侯宋公文衛侯成

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鄭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

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卒于景公孺子冬十月癸酉衛

侯鄭卒成公卒于穆公速立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

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

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

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

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

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

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

宣公中

魯人不會亦不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

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

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攻圍滕文。滕背晉而宋圍滕以見晉伯之衰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

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

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吊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

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莊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晉何也鄭自晉成

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

宣公中

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上音泄下音也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于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

比下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
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
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
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
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
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
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
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宣公中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
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
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
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
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
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
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
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于頃公無野

立齊崔氏出奔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

魯朝於齊止此

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

言公中

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

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在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

宮公中

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弑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義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
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
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
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即劉康
公周聘止此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
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
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
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

宣公中

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邾邑○宣公而下征伐
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

皆不書其人自伐
把九伐皆不書公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
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
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
告歲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
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
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

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

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

取人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

盖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

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鑑也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齊魯之交是踈矣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

宣公中

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

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

大悅而有願為其泯者盖禮義人心之所同然

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

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楚子莊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

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

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

胡傳什

十四

亥癸

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事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無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莊陳侯成鄭伯襄盟

于辰陵陳地。序。楚子於陳侯也。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

宣六中

法在誅亂臣討賊子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狄地

方備義於天下而晉狄狄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攢函音咸

胡傳

十五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以功之察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辭也以是為國人殺也丁亥楚子入陳楚書入子楚以討賊之義也不以利陳累莊王也

宣公中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言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輟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

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
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
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
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
人以幣如鄭問駟亡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
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
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
乎仲尼重傷中國深表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
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宣公中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於晉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
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
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
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
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
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
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潛
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
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月事十一

十一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一

言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宣公下

成公上下

春秋

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七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八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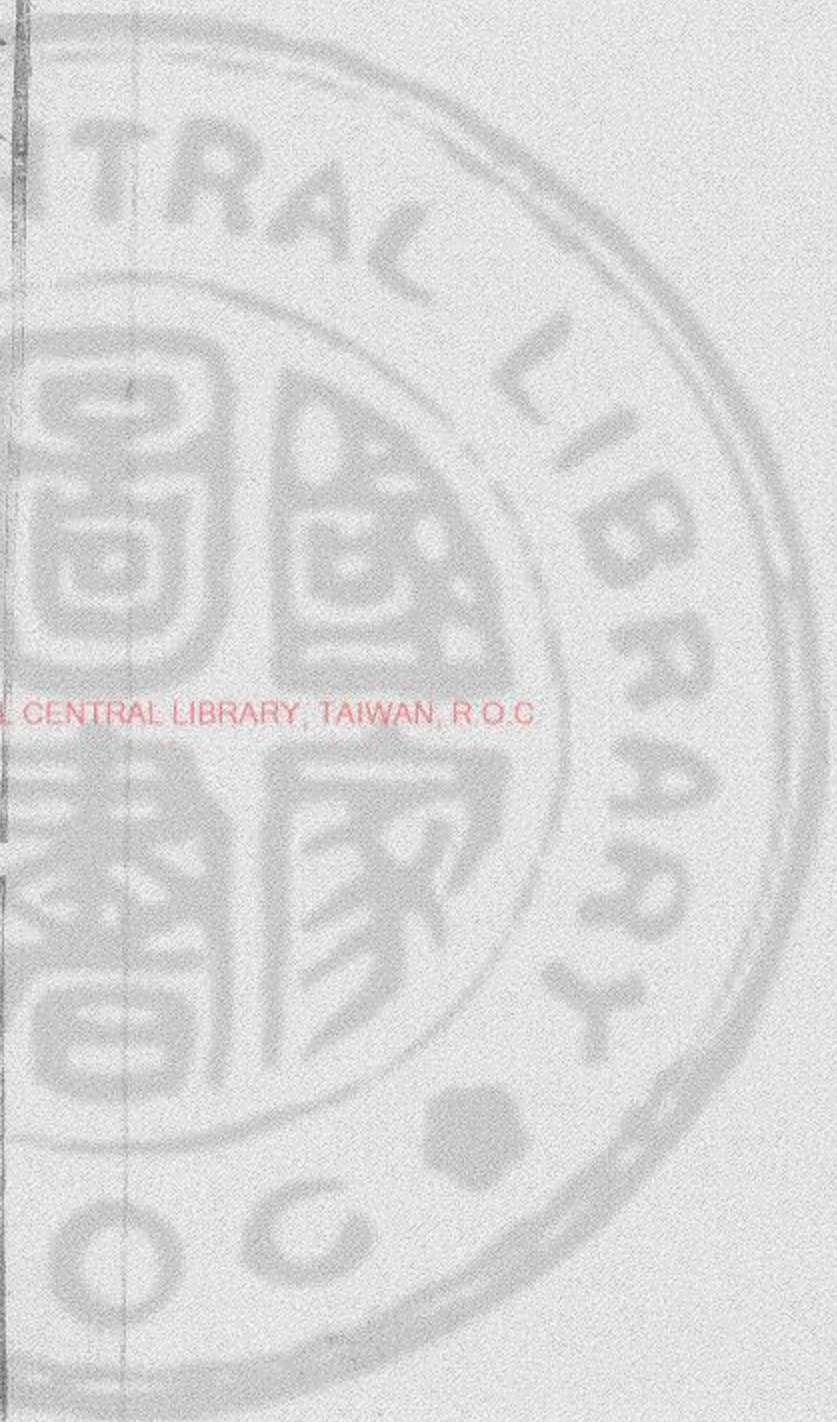
宣公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莊圍鄭

子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景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地

宣公下

又鄭音必晉師敗績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賤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定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

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
偃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
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於
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
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
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
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
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
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庸國

公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
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
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
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
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
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
久假而還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
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
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
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郟莫

月傳一

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
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
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
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衛地。書人同盟。晉書曰人自為

盟也。書滅始惡曹鹿。上中國又無霸也。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
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
人盟宿已不實信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
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

宣公下

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
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
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
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
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斲以禦楚謀
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
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
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

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頃伐莒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

宣公下

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計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廩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

寅

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又公卒子廬立晉侯伐鄭

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

宣公二年

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

莊圍宋

宋人耍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塔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莊于宋文公始特會

楚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文及楚人莊平凡平不書必關天下

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

宣公下

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撥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
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晉也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三將略而稱師者著其
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
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
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
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

宣公下

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
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
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
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
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
景公之姊也豐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則豐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豐舒輟諸市
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
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
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桓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召音邵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

宣公下

不替乎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邑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

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
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
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
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
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
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
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

宣公下

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
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
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
初者忘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
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
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蠋生

蠋音綠
又院

始生曰蠋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

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蟃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蟃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宣公下

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大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
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
邠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
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
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
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
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
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郊伯姬來歸

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

宣公下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
皆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
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
閔周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
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
旨微矣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
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
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

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淪水旱蝻蝗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丁

未蔡侯申卒

文公卒子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

宣公下

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

景衛侯穆曹

伯宣邾子定

同盟于斷道

晉地。同盟至新城而後不日同盟音短矣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

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盱卒盱欣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盱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是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

宣公下

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盱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盱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盱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午庚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鞍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九取皆

鄆

音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

宣公下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卒子共王立楚始書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

明傳十八

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

宣公下

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

齊笙魯境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

宣公下

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八

古今

一

宣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九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于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定王十七年崩子簡王立

鄭

襄公十五年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文公二十一年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

晉

景公繼霸十年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藥書

衛

君代鄭是為厲公周立是年景公卒太子州蒲以為

蔡

景公二年卒子獻公衍立

二景年



曹宣公五年魯成公十三年

滕文公十年魯成公十六年

陳成公九年

杞桓公四年

薛詳見僖元年

莒魯成公十四年見莒子朱卒一名渠

邾定公二十四年魯成公十年

許靈公二年魯成公十年

小邾詳見僖元年

楚共王元年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郟陵敗

續晉射共王中

秦桓公十五年魯成公十年

吳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僖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

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潤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

宋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位賓食喪祭米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兩雹米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

成公上

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草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

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
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
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
丘出句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
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
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
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
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

成公上

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速鯁寡救乏困之
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
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
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
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別種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
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
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

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成公上

輕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鞍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新築

衛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衛師敗績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

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文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鞍齊地去齊五百里書會四卿是各自為帥也鞞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齊師敗績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

成公上

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文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米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

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地去齊五十里○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修禮於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於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較戰也之忿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較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

成公上

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

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
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
故制敵莫如伏羲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
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庚寅衛侯速卒

卒子定取汶陽田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
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
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
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攷於建邦

成公上

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
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
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
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
所損卒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
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

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魯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
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
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
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
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
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
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悵不求行之善也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憤悻弗能懲
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
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

成公上

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也惡

楚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與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
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
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
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
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
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

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

景

宋公共衛侯

定

曹伯

宣伐鄭襄

酉癸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鄆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廢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維氏劉
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
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
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
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
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
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
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
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

成公上

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
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
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
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
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
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
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

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滯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立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始書公至自大夫將公至自

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

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田之邑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赤狄之別種也虜音堵咎音臯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聘而遂盟於是始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

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

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

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

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

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鄭伐許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

或公上

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於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則中國無左社矣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

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

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

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

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憑

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

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

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

貶義安在也

甲戌

四年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宋始三月壬申鄭伯

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桓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

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悼

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秋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

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

忘親矣稱爵非義詞所以著其惡也

乙亥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

成公上

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

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

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

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

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梁山

崩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

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

滅而大夫韓氏以為弔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
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
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
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
六事撿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
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
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
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
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

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十有二

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宋公共衛侯定鄭伯

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于蟲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
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
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
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
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
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子丙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
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
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
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
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
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
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郭附庸國音專

成公上

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
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
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
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千主其罪
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
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
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
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

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
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
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
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
此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定來朝公孫嬰

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
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

成公上

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
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
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
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
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
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
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
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
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

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

成公上

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丑丁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鼯音奚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

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
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
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鄭

吳始見經吳始八
伐中國郊音談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
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
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
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侵與中國會盟進而書
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
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

成公上

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
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
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
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
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
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更宋公
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月尊

同盟于馬陵

地衛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

成公上

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楚邑。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

於上國晉人爲之也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胡氏傳卷之十九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成公下

庚戌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邠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

月傳三十一



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祀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八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

成公六年

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為伯姬歸宋也媵盈去又音刺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祀伯桓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祀叔姬一女子爾

卯巳

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

戊公下

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鑑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

景

齊侯

頃

宋公

共

衛侯

定

鄭伯

成 曹伯

宣

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衛地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及魯衛之侵地而齊不

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
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
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悼信
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
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
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
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

成公下

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廢以見貶者初獻六羽
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
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
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
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
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
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
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

成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藥書
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
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
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
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
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夏
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
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
之名

戊公下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

申莒潰楚人入鄆

鄆莒別邑也。伐稱名入。稱人書法與會盟蜀同。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
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
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
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
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
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

昔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拒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羗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其乎晉既失信復

成公下

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昔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郢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倣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

庚辰

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

晉人先立齊侯 靈宋公 共衛侯曹伯 宣伐鄭齊人來媵

成公下

伯姬也異姓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孺乃

侯反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辛巳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孺來聘已丑及卻孺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

明傳

齊冬十月

午壬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野而八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

厲

衛侯

定于瑣澤

此晉楚為成也於晉士燮會楚公

成公下

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秋晉人厲敗狄于交剛冬

十月

未癸

十有三年春晉侯厲使卻錡來乞師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王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䟽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

春秋傳二十

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我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侯靈宋公成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滕人

文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

成公下

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有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

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宣公卒成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

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即渠丘公卒魯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

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

齊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

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各耳然則

成公下

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
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
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
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秦伯卒桓公卒

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

卒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

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

胡傳二十

廿

酉乙

申甲

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

晉侯討有罪也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

成公下

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

其大夫山此蕩澤稱國以殺而山不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宋魚石出奔

楚魚石公子目夷之曾孫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

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
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
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
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
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
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
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
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
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
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

成公下

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淮

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鮑音扶。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

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

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桓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

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

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

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

成丙

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
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在楚國方城之外之葉也
即南陽葉縣是葉音攝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水

雨木水者雨而木水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
大臣之象水者凝陰兵之類也水脅木者君臣
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
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
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

成公下

子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乞師

黶音

甲午晦晉侯

厲

及楚子共

鄭伯成

戰于鄆陵

地鄭楚子鄭師敗績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
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
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
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
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
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

春秋傳

卷四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衛侯齊
獻宋華元平邾人定于沙隨地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

成公下

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月傳下

十五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晉侯厲齊國佐靈邾人定

伐鄭尹子周卿士子爵也。於是始以王臣與伐。曹伯成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

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

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

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

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

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晉地茗音條冬十

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

父及晉郤欒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乙酉刺公

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

於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

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

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

郤欒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

而行宣伯使告卻孺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
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
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
聲伯請季孫于晉卻孺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
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
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
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

成公下

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隱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
及卻孺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亥丁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成夏

公會尹子單于晉侯齊侯宋公平衛侯曹

伯成邾人定伐鄭成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此

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柰莒九月

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

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庸宋公平

衛侯庸曹伯成齊人靈邾人定伐鄭十有一月公

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地開狸力之反服市野反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定公卒宣公輕

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

其君州蒲厲公弑悼

厲公下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悼者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

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藥武子闕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如晉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

晉藥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悼使士匄來聘秋杞伯相來朝八

月邾子宣來朝築鹿囿築墻為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共鄭人成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

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邾子宣齊

靈崔杼同盟于虛打地名打音亦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

卷之二十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

成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襄公上中下

春秋

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一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襄公上

事有功曰襄辟士有德曰襄

周簡王十四年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景王立

鄭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

齊靈公十年魯襄公九年靈公卒子莊公

宋平公四年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

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荀偃為政襄

于宋南此

衛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



衛襄二十九年獻
公卒子襄公立

蔡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
年景公弒子靈公旅立

曹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
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成公三年

陳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
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桓公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
句立襄三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詳見僖
公元年

莒黎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
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與立

邾宣公三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
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
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魯襄公七年小
邾穆公來朝

楚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
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

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
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

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
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邾敖襄立

秦景公五年

吳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
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

夷昧立一名餘昧
及魯昭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平衛甯殖獻曹人成莒人黎邾人宣滕人成薛人

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鄭地。書次從晉而未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

公七

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矣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下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

靈王邾子宣來朝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剽匹

晉侯悼使荀瑩來聘

簡王崩赴告已及歲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

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
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
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
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
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顛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成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

襄公適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城公卒

冕頌立踰昆

去又魂上

晉悼師宋師

平衛

甯殖侵鄭秋七

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襄公上

宣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
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
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
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
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
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
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

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博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陳侯成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襄公上

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於是始秋公至自會冬晉禰

罍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卒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辰壬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無帝王之道參文所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

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媿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成公妾

如氏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也定姒也

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

襄公上

鄆世子巫如晉以鄆世子比魯大夫故書仲孫蔑

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地關公穀云吳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悼宋公

平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伯齊世子靈光吳人鄆人于戚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

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

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

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

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
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冬戌陳戌不書惟悼公之楚公子貞帥
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夏宋

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成來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葢祭祀
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

襄公上

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
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
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
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
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
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
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十有一月齊
侯靈滅萊

甲

未

七年春郊子來朝郊音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

牲郊音郊子來朝城費自城費而李氏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
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
幸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
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
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

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
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
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益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共貞帥師圍陳十

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平陳侯哀衛侯曹伯成莒

子犁邾子宣于邾鄭地鄭音鄭伯髡頑如會未見

諸侯丙戌卒于鄆鄭地寔為子駒所執僖公殺簡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

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

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
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
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
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
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
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
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
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
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
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

襄公

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其餘祭則以輕近刑
入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
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
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
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
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
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
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
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
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

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卒
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
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

表 逃歸自是九會
同無陳矣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
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
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大子以固
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
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
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

襄公上

申丙

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
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簡侵蔡
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簡齊人靈宋人
平衛人獻邾人宣于邢丘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
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
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
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
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

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渙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莒人比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共貞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

襄公上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

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酉丁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

平宋公衛侯曹伯成莒子比邾子宣滕子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靈光伐鄭簡十有二月

巳亥同盟于戲音義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

公上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
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
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共伐鄭簡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犁

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靈光會

吳子相楚地音查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城傳陽縣

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偃音福又逼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

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

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犁邾子宣齊世子光

襄公上

靈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冬盜殺

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盜賊者也以賤者而一

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駢

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八西宮

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

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

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

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

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

向也曰虎牢今也曰鄭虎牢何不係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係之鄭者為鄭戍

之也是故楚丘不係之衛緣陵不係之杞梁山沙

麓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鄆部係之杞

城係之宋一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數救鄭矣宣

國之辭也

閻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為賈二年

申皆不書於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

而不能也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卜

襄公上

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手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亥己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此志三家分室之始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

襄公上

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丁未鄭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宋公會晉侯宋公

平

衛侯

殿

曹伯

成

齊世子光

靈

昔子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

公三駕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亳公至

自伐鄭楚子共鄭伯簡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

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

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

書曰或閒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

陪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

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襄公上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會于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

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

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盍告

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我

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

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

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楚人共執鄭行人良霄即伯有公孫輒之子冬秦

人景伐晉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二

附林堯叟音
註括例始末

襄公中

庚子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胎臺怡
三音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邑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
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
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
專制闔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
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
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

寅壬 丑辛

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卒子諸樊立

吳始書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音小國也秋九月庚

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康王昭立冬城防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悼齊

人靈宋人平衛人獻鄭公孫蠆簡曹人成莒人犁

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

聲伯子也魯使三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自是輕

宋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齊崔杼

以督率諸侯獎成伯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

曰會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

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

宿而不敢避盖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

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悼荀

偃齊人靈宋人平衛獻北宮括鄭簡公孫蠆曹人

成莒人犁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楚兵爭止此○晉楚兵爭已未衛侯出奔齊

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出衛人立公孫劉

襄公中

月傳下二

二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
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
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
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
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
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
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
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
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襄公注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何可出也所謂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
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
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
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
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鑑非聖人莫能修之
為此類也

昔人侵我東鄙報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

孫宿會晉悼悼士匄宋華閱衛衛公孫林父鄭公孫

薑昔人邾人于戚孫林父邑於是邾孫林父立公孫

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各地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

莊公中

至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卒子平公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平

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犁邾子宣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水名入戊寅大夫盟在馬

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休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有休言大夫而不序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

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
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
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
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
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威七國
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
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
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
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

襄公中

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
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
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
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
後世之意也

晉人

平

執莒子

比邾子

宣

以歸

執以歸

此

諸侯伐我

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簡

晉荀偃

平

衛

甯殖宋人

平

伐許

鄭

非主兵也

則

執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
義夷夏之下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僖十九年盟于
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
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郕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宣公卒悼公

宋人平伐陳哀夏衛殤石買石稷子帥師伐曹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臧統

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

始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

襄公中一

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

之使執之故書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

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戍莒子犇邾子

悼悼滕子悼薛伯杞伯杞小邾子同圍齊同圍齊非但晉

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

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

穀

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柘柯晉人執邾子悼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郭宏入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

襄公中

齊侯環卒靈公卒于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殫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殫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

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
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
夫公子嘉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
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
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
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
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
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

襄公中

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中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比盟于向

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

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衛地澶音鱗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

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

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

哀

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

春王正月公如晉邾悼

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漆間丘邾一邑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襄公中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

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

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

邾子悼于商任音

戊庚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

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邾子悼薛伯杞

孝小邾子于沙隨宋地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偏而怨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怨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怨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人君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

言公中

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哀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復入于曲沃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善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

藥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
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
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
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莊伐衛殤遂伐晉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

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八月叔孫豹帥師

救晉次于雍榆形也救而先吹宣其救之聲也

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止之勢成

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日之也是

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楚徐之類已卯仲孫速卒

襄公中

子壬

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

侯莊襲莒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莊

夏楚子康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

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邾

子犁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康蔡

侯景陳侯哀許男帥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宣谷出

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設廩以賑之或移

粟以通用或移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或
 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
 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
 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
 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
 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
 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崔公弑第景
公梓白立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
 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

襄公中

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
 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
 聞皆逢君之惡從君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
 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
 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蒍鄭伯簡曹伯武莒子

比孽邾子悼滕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平公七年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董丘齊地重平聲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衛侯獻入于夷儀本邢地

鄭伯突入於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過即諸樊卒餘祭立遏於葛反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

襄公中

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甲寅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公彊

弑獻公復歸剽去聲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

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粲桓彞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於此九年齊高無

咎之子爾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知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

父而後可以曲沃未可以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甲午衛侯虜衍復歸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

襄公

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偃子荀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蓋以詩衛秋宋公殺其

世子痤

才未反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悼公卒

冬楚子

康蔡侯

景陳侯

伐鄭葬許靈公

悼公卒

策公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二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三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襄公下

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也夏叔

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獻石

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于宋平。楚始同

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止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梁而無是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衛殺其大夫

夫甯喜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



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襄公下

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鱣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於是晉楚

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姓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至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倫也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霸之所以興衰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

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齊喜之黨書各惡之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

哀公下

丙

奔崔杼之黨者酒荒十有一月公如楚於是公及宋公陳侯

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是故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

之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卒 鄭康王卒 敖立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

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息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

巳丁

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櫬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白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

襄公下

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行卒

獻公卒子閻弒襄公惡立

吳子餘祭

餘祭卒夷昧立名餘昧祭音債

穀梁子曰閻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近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觀舟閻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武莒人比滕人薛人小邾人
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
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
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
主夏盟今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
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
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丹
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

寢公下

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凡來

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
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
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成襄
而舍杞子無削其爵者舍楚子處無生名之者
經之變吳子使札來聘臣並見吳駮疆也君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

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
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
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
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

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

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

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
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
也曰春秋遘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
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
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
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
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
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
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
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

讓公下

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
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
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
使赫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
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
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
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
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
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胥書氏皆賢而
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

扎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
 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
 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
 之君子盛稱季扎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
 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
 季扎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
 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違乎時中然後
 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冬仲
 孫羯如晉

襄公下

午戌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楚書楚子

嚴然無異於

中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景公

公般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般音班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
 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
 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
 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
 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
 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

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景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

襄公下

之八南里宋辰之八蕭其書叛者皆據土皆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

鄭人簡曹人武莒人犁邾人悼滕人薛人杞人文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

足以主盟自宋始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

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
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椁為輕吊生而歸賻為
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
往會其葬是思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
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
貴於夷狄以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
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
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
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
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

襄公下

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
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又書
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
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
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
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
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

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

卷之五

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吊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戍子

紀

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
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
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
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
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
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

襄公下

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成

來會葬諸侯來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比

公弒展與立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
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
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
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
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
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

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
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
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
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
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
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
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
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
而精擇之可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三

襄公下

春秋

卷之九

昭公上中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十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四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昭公上年公名攝襄公在外八年九三

于乾侯謚法成儀恭明日昭

周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

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

鄭簡王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于

齊景公七年

宋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

晉平公十七年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卒子昭公夷立

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公午

月年二十



立

古傳三四

衛襄公三年昭公元立

蔡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

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昭

立申

曹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昭二十七年

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二十三年

滕成公三十五年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

陳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陳侯吳立是為惠陳

杞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

昭公上

薛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

莒著丘公展與奔吳昭十四年莒公子去疾是為

邾公昭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邾悼公十五年魯昭公元

許悼公六年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

小邾魯昭公十七年

楚邾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靈王殺

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二年子常為令尹昭

卒子昭王軫立

秦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

月傳三四

二

吳夷昧二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

越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公

子郊圍齊景國弱宋平向戌衛襄齊惡陳哀公子

招蔡靈公孫歸生鄭簡罕虎許人悼曹人武于虢

鄭地招音詔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
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
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
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

昭公上

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
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
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
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
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

也此專取邑而已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
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
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

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
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
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夏秦

景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庶反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
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
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

一器公上一

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
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
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
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
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
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
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卒葬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

于大鹵

晉自悼公以來伙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

一器公上一

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
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母乃不可乎悼公卒
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
春秋遂狄晉矣鹵言魯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
伐儼狃至于太原而詩人義之者謂不窮追遠
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
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
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
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
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言齊無知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

昭公上一

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審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
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
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
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
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
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
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
書入者難詞也

昔展與出奔吳

展與乃弑君之賊故立雖踰年猶不成君

展與昔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統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昔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公二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八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

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教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慎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

昭公上

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秋鄭簡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媁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
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
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
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
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
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

昭公上一

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
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
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
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
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
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
以周公之曹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隣好乃郤而
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
矣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
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吊事今若

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
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
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字之罪何以令之也苟
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
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
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
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
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寧立夏叔弓
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昭公上

冬大雨雹

兩去聲

北燕

簡

伯欵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
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
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
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
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
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
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
而不可辱也否則是一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

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揚史
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
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
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
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
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
戒遠矣

癸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
為戾氣曠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

昭公上

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
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
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歲水之
失夫山谷之水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
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
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
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
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水之道合於幽
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

靈

蔡侯

靈

陳侯鄭伯

簡

許男

悼

徐子滕子

悼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魯宋世子平佐淮夷會
于申楚熊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
之得志於中國未
有盛於此時也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
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
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
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
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
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

昭公上

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
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
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
州吁是也有四隣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
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隣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
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
有受其賂以免其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
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
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
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為夷狄

昭公上

昭公上

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

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

昭公上

子甲

滅賴九月取鄆邑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舍音捨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陽

徐滕小邾宋不在此故也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伯為齊遂討慶封故稱齊

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牟婁防莒邑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

昭公上

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魯地蚡音粉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

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

人越強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

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

昭公上

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公立葬秦景公夏

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閻寺殺世適瘞而父子之息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

丑九

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
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
鑑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
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
景伐北燕

丙寅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左書是故昭定而下春

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昏強

昭公上

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
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
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
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
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
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
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婁音綽又釋夏四月甲

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元年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音詔陳

生偃師二如生公子子偃二如偃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遇哀公有廢疾招過偃師而立留哀自殺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矜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

昭公上

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賤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滅陳十三年楚平公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賀虎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

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魯地書蒐始此蒐狩不

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一于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高衛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余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狩不言公矣紅戶東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恃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暗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九年春叔弓會楚子靈子陳鄭勝吉衛趙厲會楚許遷于夷夏四月陳

昭八上

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茲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吊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入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矣仲尼作經存而弗革

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
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
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
矣

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貜音攫又
俱碧反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

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
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
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

昭公上一

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
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
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
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
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昭公卒好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

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好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

丁巳楚靈子虔誘蔡靈侯般殺之于申般音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

午庚

巳巳

昭公三十四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非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渚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

昭公上一

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結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微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二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盖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

昭公上一

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纘會邾子莒盟于稷祥稷音侵秋季孫意如

會晉頃韓起齊景國弱宋華亥元衛靈北宮佗鄭

簡罕虎曹人武杞人平于厥憇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

月傳下四

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灾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

昭公上一

侯心欲救蔡而力不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九月乙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八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

未幸

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効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出奔

齊高偃高倭玄孫納之子陽內不受也陽即唐燕別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伯

三月壬

申鄭伯嘉卒

簡公卒子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靈殺其大夫

昭公上

成熊即成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靈

伐徐晉伐鮮虞

始伐鮮虞也鮮虞本姬姓○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

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於狄鮮虞雖吳入郟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

陽經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

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固

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

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

能救則亦已矣而効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

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四

昭公上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五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昭公中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魯邑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

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怒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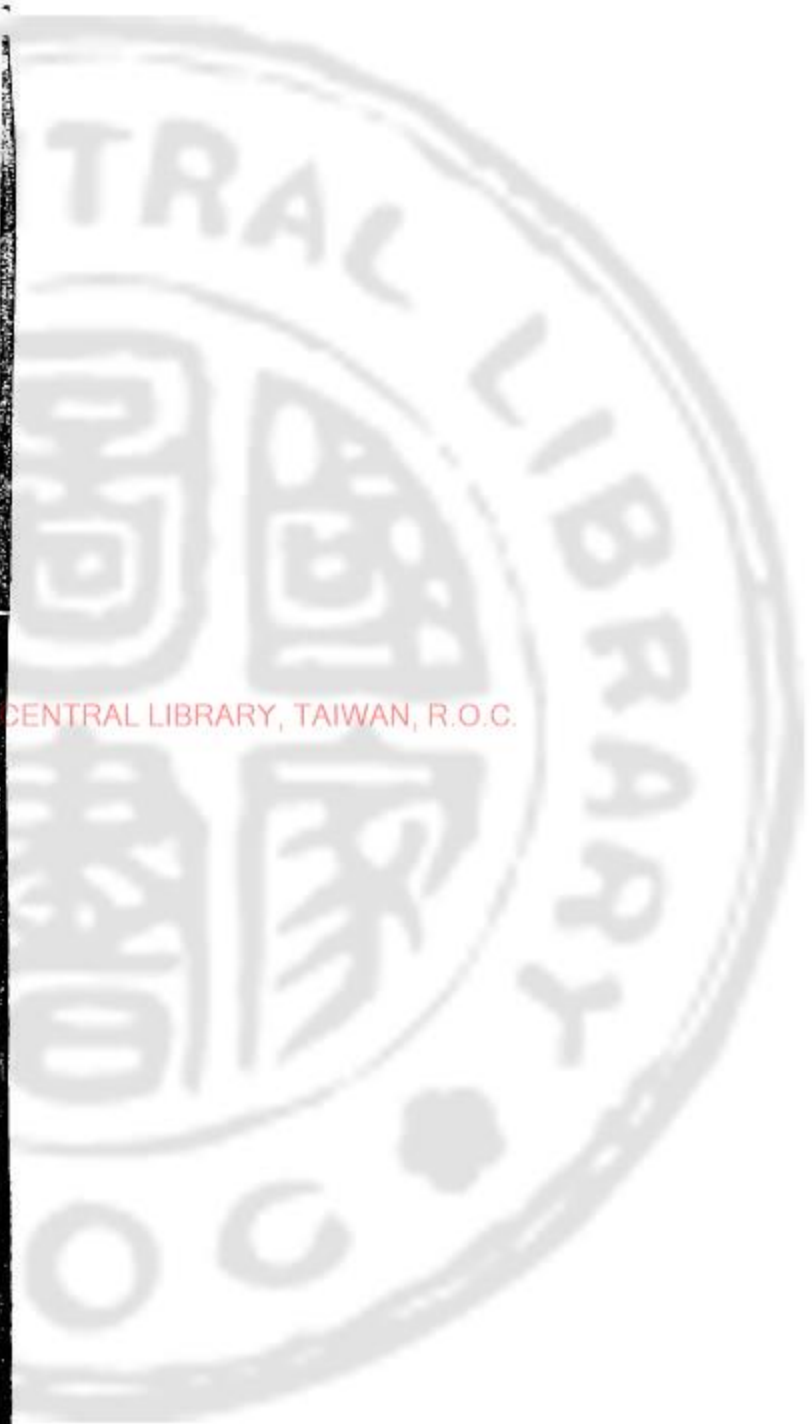
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

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

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

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

申壬



荆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靈王弑比立棄疾殺比代立是為平王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

昭公中

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縛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邾敖以立

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
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
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
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
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
子臧魯叔肝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
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脅於勢
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彼之大惡欲辭而
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

昭公中

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
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
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
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
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
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
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
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

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
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
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
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
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

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

立衛地○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
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按左氏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
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昭公中

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
侯于平立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
盟爭晉先軟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
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
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
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
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
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
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

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劉子與盟也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卒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義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敵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

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
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
信蠻夷之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
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
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
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
競力不道為後世鑑也

公不與盟

與音頤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
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

昭公中

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
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者而歆
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
患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
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
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
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
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
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
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

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郟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

昭公中一

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父伐莒而郟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待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於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應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矣歸于鄭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漸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楚度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

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
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
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
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
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
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
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
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
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
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

昭公中

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
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
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癸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萊莒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致必見執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瘵於晉乃歸季
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
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

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設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

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與立是為共公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

昭公中

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吊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御

冬晉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二月癸

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

昭公中

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胡傳二十五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
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
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
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
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
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
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北矣
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
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

昭公中

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
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嘗

晉美荀吳何以無舉於
初伐辰實錄而已爾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
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
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
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
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

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齊景有志於伐興也楚子平誘戎蠻

子殺之戎蠻子嘉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服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

昭公中

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九月大雩季

子丙

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是

九滅不復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昭公中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音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矣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授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復書人君臣而見經者十八年矣。吳楚始書戰自是楚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鷄父之師七國皆敗相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昭公中

丑丁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夏五月

三年宋衛陳鄭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罕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

寅

鄭不復火者不歷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子入邾邾小國姓禹之後秋葬曹平公冬

許遷于白羽十五年許遷居葉此自葉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元伐邾莊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孳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

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弑止奔晉斯立

按左氏許悼公瘡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

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
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
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歔飮
粥啖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彼以大惡
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
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
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
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
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
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二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

昭公中

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
於聖筆乎墨翟無愛豈其無父揚朱為我豈其
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
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
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已卯地震秋齊

景

高彘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
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
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

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
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
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
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
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

卓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

萌夢
三音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
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
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
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巨公
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
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
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
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
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

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
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靈之兄縶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
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
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
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
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
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
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

昭公中一

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
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
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
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汝何吊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
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
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元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

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太子朱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辰庚

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
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
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
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
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
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
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
叛而宋城舊廩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

昭公中

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
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己亥叔輒卒

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五



NO. 100

100

100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六

附林堯叟音註括詞始末

昭公下

巳辛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景伐莒庚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誘殺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毋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

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
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
楚者不待貶絕而元不衷換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畺間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
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
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
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乎有
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于洛陽

昭公下

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
則設兩觀乘大路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
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
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六月

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葬景王王室亂書書王

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
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
於是景王崩悼五年而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
立九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侯賦則天下無
人紀矣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

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
室大競其作鷓鴣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
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
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
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
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
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無
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
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

昭公下

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八而得係
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
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
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猛未喻年稱王成猛之
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

故春秋之諡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
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地
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
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蚡單旗
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

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
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
與勾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
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
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
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群下朝雖
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
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
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
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公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郊驛也凡于

于王城言始
得京師也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
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
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
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
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
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
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
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

古傳三十一
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婁音癸丑叔

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晉人圍郊郊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

昭公下

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卒弟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

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為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

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
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
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
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

昭

陳許之師于雞父

楚地父音甫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

微舒玄孫大夫死生通曰獲○夷狄交相

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鬻沈子逞滅獲陳夏鬻自入春秋未之有也鬻言入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燬六國先敗楚師

昭公下

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之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

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
 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
 鬻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
 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於是王
 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尹氏立
 王子朝此尹文公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
 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
 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唯率名之非卒也而
 名之者卑也是故救律書于突奔名子瑕立名子
 朝

昭公下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匡
 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
 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
 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
 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
 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
 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義宣王詩也
 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
 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
 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

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

昭公下

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孟僖子也叔孫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

癸未

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姑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祀伯都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沙尹成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

公下

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實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

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

於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

申甲

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蚡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奭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以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羨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羨之有免

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鶴來巢

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鸛音備鶴音欲

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鶴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兩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鳩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

昭公下

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邑○公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孫音遜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徙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會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慙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

招公中

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

景

唁公于野井

唁音

彦

唁者吊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吊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

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元公卒于景頭曼立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

昭公下

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景取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

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
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
有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
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
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
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
戒深切著明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
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
昭公下

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
于鄭敬王未八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
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
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
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
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
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
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上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諸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此參盟也

拒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年六年齊徐莒邾嘗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邾徐嘗

昭公下

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邾音專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又音團平王卒于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

昭王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出皆不書襄王則曷為皆書入畢之也王室亂矣入

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

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者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

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
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
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
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
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
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
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
之所向而群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
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

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
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
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夏四月

吳弑其君僚

僚弑公子光
立是為闔廬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
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先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
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

戊丙

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群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昭殺其大夫卻宛秋晉頃士鞅宋元樂祁犁衛

北宮喜曹人悼邾人莊滕人悼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昭公下

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賂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

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野立邾快來奔公如齊公

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

侯在魏郡晉境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廬公蔓立六月

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頃公結立冬

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子戊

昭公下

來唁公高張高偃子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

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

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

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

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

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

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

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

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

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
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
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
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
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復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
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
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獲

昭公下

丑巳

陷窳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
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
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
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
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
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
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
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

月尊下

十七

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
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文武后安得
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
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頃公卒于定公午立去上聲

秋八月

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

晉地

書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

士鞅會諸侯大夫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晉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躒音歷適音的

昭公六年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事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渙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

庚寅

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

公子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邾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圍戚不曰圍十有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衛戚取鄆不曰取我鄆皆如二君之辭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闚夏吳伐越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

昭公下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子也

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僖十三年十

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

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

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

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

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

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

卯辛

昭公下

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
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
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
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
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
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
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
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
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
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

昭公下

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
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
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六

古作三

三

昭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定公上下

哀公上下

春秋

卷之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十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七附林堯叟音

定公上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襄公之大慮曰定

周敬王十年

鄭獻公五年定九年獻卒子聲公勝立

齊景公三年

宋景公八年

晉定公三年晉魏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定十

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靈公二年

蔡昭侯十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曹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魯公弟露弒隱公
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五年

陳惠公二十三年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
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
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
立定十二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公

邾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
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楚昭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
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定公上

秦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
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
四年於越敗吳于攜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勾
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襲敗

吳于攜李射殺闔廬

元年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

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

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

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

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

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二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幾音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

定公上

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倕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八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

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雪立煬宮煬羊去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

定公上

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殺

穀梁子曰殺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音貫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巴癸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

月傳二十七

甲

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乞立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定公上

乙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二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

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郊邾子隱頓于胡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景夏于召陵侵楚晉楚

止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于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

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
乎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備矣有荀寅者求
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
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姓音性又作生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
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
不仁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

定公上

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郟三年
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
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
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
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

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
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

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
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
臯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
祀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
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蚡也。王御士不卒有
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
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
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
馬遷蓋知此者也於諸國世家多葬祀悼公楚人
卒孔子知此者也卷音拳又捲葬祀悼公楚人
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即范鞅孫
孔圉即孫鞅葬
劉文公即劉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
人戰于柘舉楚地九師能左右之日以皆陳曰戰
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

蔡者而懇之吳吳子與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
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而楚
囊瓦楚人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即子常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
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
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柘舉
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
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
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
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柘舉之

戰蔡用兵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
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
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
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
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
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
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楚都也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
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

定公上

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
順天命也乘約肆滯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
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
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
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
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
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
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

申丙

越人吳傳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
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巫稱
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
未以敵言之戰于郊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
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郊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
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
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是六月丙申季孫意如
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
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
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
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
孫婣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

丁酉

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
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速大帥師滅許以許
男斯歸斯執元二月公侵鄭言自宣之季年仇伐不
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
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
執宋行人樂祁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

酒焉獻楊楮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不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戊戌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衛地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

定公上

亥巳

我西鄙夏國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景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夏齊國

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地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定師于瓦衛地也不日

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定師于瓦衛地也不日會晉師重師也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鄭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擒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

古傳二十
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
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
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
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
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
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卒子閔公越立晉士

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

取朝歌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定公上

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衛地從祀先公

也陽虎欲去三桓而為此也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

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

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

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

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

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

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

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

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掃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盜謂陽虎也書曰盜竊寶玉大

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蕩卒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王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

子庚

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羨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外會書次自厥緒以

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

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
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
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
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
絕晉地也五秦伯卒哀公卒于冬葬秦哀公
氏晉地也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七

定公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八

附林堯叟音
註括例始末

定公下

丑辛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地

相子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入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謹龜陰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不

定公

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倂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童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

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

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一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彊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
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
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
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
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
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定公下

寅壬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
于蕭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
已之詞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
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
云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
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
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
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

明傳二八

四

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翰

之散此春秋之所叔還如鄭泣盟叔諸曾孫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夏葬薛襄公叔孫

州仇帥師墮郈郈叔孫氏之邑也叔孫州仇墮郈

則以孔子之相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孟孫斯

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定公下

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

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

家不截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

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

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

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

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

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

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

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

邑公至自圍成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

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
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墮成易耳
而公自將圍成不克是不足與有為也
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
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

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
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
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
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
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
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
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
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
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
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地衛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

定公下

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士鞅入于朝歌以叛荀寅士吉射伐趙氏

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黃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者也則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射食亦食夜二反朝如字

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

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
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
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于夾谷敵
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
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
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
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
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
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

定公下

獻楊楮也蔡侯從具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
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
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
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

之本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佚賊不足歸矣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
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
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
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

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旣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直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向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

定公下

矣

薛弒其君比

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

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績而能散以財殺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詳歸

頓欲事晉而絕陳好故詳音臧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亦公成黨五

月於越敗吳于攜李

携李吳都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

吳師伐越勾踐襲敗吳具師射殺闔廬携音醉

吳子光卒

闔廬卒子夫差立

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

定公下

行屬劍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攜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衛地齊魯為會止此○晉人圍朝歌公會齊衛于脾上梁

之問謀救范中行氏也○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
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撻齊景公
臣政子曰君君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
王使石尚來歸服此服市軫反衛世子蒯聵出奔
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
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
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
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
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
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定公下

衛公孟彊出奔鄭彊蒯聵黨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

蒐于比蒲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

州仇之墮費郚也故曰政建邾子來會公會

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饑鼠食郊牛牛死

改卜牛離音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左氏兵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

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

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

午丙

月書二六

上

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

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蔭宋地邾子來奔喪諸侯來奔

喪始於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

午日下是乃克葬辛巳葬定妣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

定公下

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

重而後輕

冬城漆邾庶其邑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九

附林堯叟音

哀公上

似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

周

敬王二十六年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

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

鄭

聲公七年聲公二

齊

景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

任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驚為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

衛

靈公四十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聩于戚父子爭國



哀十五年父崩入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齊伐衛立公子

蔡昭侯二十五年魯哀侯十二年孔子卒

曹伯陽八年宋滅曹哀侯十二年孔子卒

滕頃公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

陳閔公八年魯哀公十年陳殺閔公維立

杞僖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

薛惠公三年魯哀公卒

莒公十年魯哀公卒

邾隱公十三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梟之以棘使諸

許元公十年魯哀公卒

小邾昭王二十三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

楚昭王二十三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

秦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魯哀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吳夫差二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

越勾踐二十年越滅吳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

月傳三乙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

王使人賜勾踐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昭陳侯閱隨侯許男

元圍蔡昭○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也復正有

出已而書王則愈於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

善者也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
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兵師入郢昭
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擗平王之墓矣至是楚
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眾遷其國而春秋書之

哀公七年

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怨也聖
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
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
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
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
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
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
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

明傳下九

三

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
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
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
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
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
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
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
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

哀公上

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伐夷儀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

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
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
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
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冬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邾隱公

申戊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見三家之專兵權也癸巳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也

句音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死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

哀公上

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蒯聩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朝

止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

後十二年而蒯聩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聩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聩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

國人不愛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

哀公上

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彊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

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寔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駒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駒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

景夏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賁在戚戚而齊

公上

偕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厚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賁蒯賁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賁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

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
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
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
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
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
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
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八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
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

哀公上

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
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
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
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
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聩而輔
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
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
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燬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
髡反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
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叔孫州仇仲

言公上

叔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昭侯殺于成侯立○書曰盜踈

且賤者也以為貴近無人也是在官者無人也稱盜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
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
蔡侯肯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
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
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

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翻非
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
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
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書公薨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
慶父出奔莒剛夫慶父與聞

乎弑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葬秦惠公宋人執

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

性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執戎蠻子不歸天

也楚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
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
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
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
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
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廢社也諸侯有之
以為廟屏所以戒亡國

亡國之社有屋使不
得上通於天故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

母立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月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
故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卒安孺子荼立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子至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人弑其君荼聖叔還會吳于相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齊陽生公悼入于齊衛侯入于夷儀衛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齊陳乞弑其君陳乞弑其君荼乞為陽生弑也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立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

哀公上

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

明傳三下

上

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
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
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
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
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
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
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
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
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公上

丑癸

七年春宋景皇瑗帥師侵鄭聲晉魏定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魯吳夫于鄆秋公伐邾隱八月己酉入
邾以邾子隱益來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
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
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
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
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
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
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

胡傳下九

十三

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
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
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
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
矣

宋人圍曹

陽

冬鄭

聲

駟弘帥師救曹

陽

○

自魯救

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
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
於亡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二十九

哀公上



春秋胡氏傳卷之三十

附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哀公下

寅甲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之始曹亡

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係曹檜於國風之後檜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下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

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

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

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

哀公下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

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子維立齊人歸讎及闡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

卯乙

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讜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葬杞僖公宋

景

皇瑗帥師取鄭

聲

哀公下

辰丙

師于雍立宋地夏楚人惠伐陳閔秋宋公伐鄭聲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夫伐齊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

悼公弒子簡公王立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讜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

謹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聲晉定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哀公丁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惠夷

卒

惠公

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閱吳

救陳

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證不在季子也吳救陳夏幾於亡也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

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
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
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
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
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
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
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

哀公下

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
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
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
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
齊人為是取謹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
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
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
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
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

年

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齊魯交兵
此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
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

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

丘甲用田賦不書物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
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

哀公下

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
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
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
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
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
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
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
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
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
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

月

六

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曰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感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

哀公下

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

夫

干橐臯秋公會衛侯宋

景

皇瑗于鄭

吳

宋向巢帥師伐鄭

聲

冬十有二月螽

未已

十有三年春鄭卒罕達帥師取宋景師于夏許
男或卒元公公會晉侯定及吳子夫于黃池書會

伯及吳子兩之辭也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
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
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
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
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
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
晉失霸業不生夏盟夫差暴橫執領上國自稱

哀公下

周室於已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
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
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
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
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
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
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
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
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
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

月傳三

也

楚公子惠申帥師伐陳閔於越入吳

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

哀公下

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音區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上夏

音區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成而鳳

申庚

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

哀公下

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

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

哀公下

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胡氏傳卷之三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三十

十一